古今治平略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四

豫章

弟　美父訂

武林　鍾源長仁孺父較

地理篇

歷代疆域

凡地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内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

六品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何謂九山曰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何謂九塞曰太汾澠阨荊阮方城殽坂井陘令疵句注居庸何謂九藪曰越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紆晉之太陸鄭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昭餘祈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東方曰條風東南曰景風南方曰巨

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飂風西北曰麗風北方曰寒
風何謂六水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合四
海之内四方各二萬八千里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
川六百陸徑三千里禹乃使大章步自東西至于西
極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各二億三萬三千五
百里七十五步九州之外乃有八殥八殥之外乃有
八紘八紘之外乃有八極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
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殥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
和中土黃帝曰地之爲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

太虛之中者也帝曰馮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也燥以

乾之暑以蒸之風以動之濕以潤之寒以堅之火以

溫之故風寒在下燥熱在上濕氣在中火遊行其間

寒暑六入故令虛而化生也故燥勝則地乾暑勝則

地熱風勝則地動濕勝則地泥寒勝則地裂火勝則

地固矣岐伯曰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

者求之氣交故曰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

氣主之氣交之分人氣從之氣之升降天地之更用

也升已而降降者謂天降已而升升者謂地天氣下

降氣流于地地氣上升氣騰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
相因而變作矣帝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
滿東南右熱而左溫其故何也岐伯曰陰陽之氣高
下之理大小之異也東南方陽也陽者其精降于下
故右熱而左溫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奉于上故左
寒而右涼是以地有高下而氣有溫涼高者氣寒下
者氣熱其于壽夭則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
人夭帝曰一州之氣生化壽夭不同何也曰高下之
理地勢使然也崇高則陰氣治之污下則陽氣治之

陽勝者先天陰勝者後天此地理之常生化之道也是故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竅通于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其地多麥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竅通于耳血脉屬焉赤色主心早壯主夭其地宜稻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竅通于鼻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北方幽晦不明天地之所閉也寒水之所積也蟄虫之所伏也其人竅通于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惷愚禽獸而壽其地宜菽中央四達

風氣之所通也雨露之所會也其人皆通于口膚肉爲黃色主胃慧聖而好治其地宜禾其于產也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西北方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央之美者有岱嶽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凡地以名山爲輔佐石爲之骨川爲之脈草木爲

之毛土為之肉凡地形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水員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喑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夭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醜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聖人皆象

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氷東方有君子之國西方有形殘之尸是故東方爲岱宗者言萬物更相代于東方也南方爲霍山者霍之爲言護也大陽用事護養萬物也西方爲華山者華之爲言穫也言萬物成熟可收穫也北方爲恒山恒者常也萬物伏藏于北方有常也中央爲嵩山者言其後大之也後世王者至以比三公焉五嶽何以視三公也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歛雲雨焉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

四瀆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于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焉爲恩甚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合而論之山者水之源水者山之委諸山皆發脉于崑崙本雖同而末則異諸水皆會歸于海本雖異而末則同所以山愈聳愈高而分則小水愈下愈大而合則多其勢然也然山各鎮一方而水則以江河爲中原兩大界也是故河爲北界而濟會于河江爲南

界而漢則會于江然河之源發于崑崙以西之星宿海江雖發源岷山若以雲南之金沙江言之則江源亦本之西也是水皆源于西也雖因江河以分于南北不共會歸于東海已乎即水之兩戒以觀乎山凡河北諸山皆自代北寰武嶽憲而來為華岳為析城王屋為雷首為大行為恒岳而東為岱岳江南諸山皆來自岷峨繇滇貴至廣右經武岡寶慶至衡陽為南岳散為廬阜為會稽為鴈蕩為金陵又別為閩粵是山之支分又水之流派所繇辨也然則論天下之大

勢必周覽乎山川明矣若夫畫野分幾不又有可得而言者乎黃帝則東海南江登崆嶓岱至于崑峯振轡風山訪道存諸汧竹不可厚誣高陽任地依神帝嚳順天行義始創制九州統領萬國東踰蟠木西濟流沙北至幽陵南撫交趾日月所照莫不砥屬唐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乃命禹平水土分爲九州悉如舊制當其時其所載者山川也冀州王都不言所至而壺口碣石衛絳在其地焉自是以及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楊州荆及衡惟

荆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以今考之各州之山川果異于古歟所載惟土田也如冀之厥土白壤厥田中中兗土黑墳田中下青土白墳海濱廣斥田上下徐土赤埴墳田上中揚土塗泥田下下荆土塗泥田下中豫土惟壤下土墳壚田中上梁土青黎田下上雍土黄壤田上上以今考之各州之土田果異于古歟所載惟物産也自冀之厥賦上上所賦總銍秸粟米以至兗則草繇木條厥貢漆絲青貢鹽絺海物絲枲鉛松怪石徐草木漸包

貢土五色及孤桐浮磬楊草夭木喬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竹齒革荊州羽毛齒角惟金三品杶榦栝栢礪砥砮丹豫貢漆枲絺紵纖纊錫磬梁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雍貢球琳琅玕以今考之各州之物產果異于古歟葢兗州可務而濟河之兗如故也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如故也豈非以山川定其疆界斯固萬世而可徵者乎至于九州之內分爲五服曰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北聲教訖于四海禹之明德洵可謂弘且

遠矣虞舜登庸厥功彌邵表題類而分區宇經山河而考疆域冀北創并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則書所謂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者也夏功在于唐堯殷典見于王制其制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爲間

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大抵方一百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十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

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遥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内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一萬億畝此商制也周武克商自豐徂鎬至成王時改作禹貢徐梁入于青雍冀野析于幽營職方掌天下之土以周厥利保章辨九州之野皆有分星東南曰

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
五湖其利金錫竹箭民二男五女畜宜鳥獸穀宜稻
正南曰荆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川曰江
漢浸曰潁湛其利丹銀齒革民一男二女畜及穀宜
同揚州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
川曰滎雒浸曰波溠其利林漆絲枲民二男三女畜
宜六擾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
藪曰孟豬川曰淮泗浸曰沂沭其利蒲魚民二男二
女畜宜鷄狗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

其澤藪曰埜川曰河泲浸曰盧維其利蒲魚民二男三女畜宜六擾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川曰涇汭浸曰洛渭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畜宜牛馬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民一男三女畜宜四擾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民五男三女畜宜牛羊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

夷其澤漆易其利布帛民二男三女畜宜五擾穀宜五種而分天下以爲九畿中方千里爲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蠻夷鎭藩皆曰畿皆方五百里爲之限分五服而九畿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數之也職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兩面而數之也大抵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周之侯甸即禹之侯服周之男采即禹之綏服周之衛蠻即禹之要服

周之鎮夷即禹之荒服大率二畿而當一服第周人鎮服之外又有五百里藩服則何也求之禹貢亦莫不然禹貢既敘五服又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北聲教訖于四海是九州之外地也又如益稷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謂四海之外各建諸侯為之長豈非周之藩服乎至若四海之內方千里者九而綜言萬里者亦大畧計九州之輪廣焉耳即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者亦大畧計王畿之輪廣焉耳後人遂謂古人尺步長短

異制古今里數多寡不齊勾股算法鳥道徑通紛紛沓起皆執一之論也且周制王畿千里今考其地西自邠岐豐鎬爲方八百里東則洛陽四達爲方六百里亦總以千里言耳果可執方以求之謂四隅相距遂皆整齊無差錯耶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京邑居中面九畿九服貢不朝宗耳究其實周都豐鎬西去犬戎不過千里果可截然謂四面各二千五百里耶然則五服九服之制亦有因地而爲長短者如犬戎去周約有千里自爲荒服蓋先王不過因諸侯

之情分以為朝貢之限制亦有在近而視遠雖遠而視近者大率地有廣狹俗有夷夏未必四方截然如此方正說者又何必拘于一說而勉強附會以求解哉陵夷至于戰國天下分而為七合從連衡經數十年周後自分為東西北其亡也七城而巳秦始皇初并天下懲戈戰國削罷列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于是興師踰江平取百粵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凡四十郡郡一守焉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索西帶皆臨大海漢祖龍興革秦之獘分內史為三部更

置郡國二十有三文增厥九景加其四武帝開越壤朔初置十七拓土分疆又增十四昭帝少事亦增其一至平帝元始二年凡郡國合一百一十有二改雍曰梁改梁曰益又置徐州復夏舊號南置交趾北有朔方凡爲十三部光武投戈之歲在雕耗之辰郡國蕭條并省者八建武十一年省州牧復置刺史員十三人各掌一州明帝置一章帝置二和順改作其名有九省朔方刺史合之于司隸凡十三部而郡國百有八焉桓靈頗增于前復置六郡嗚呼傳稱黃帝北

邑涿鹿虞世南陂蒼梧夏禹東巡會稽然則後世延荒之地皆先王之內封其正朔所加蹤焉可知以至高陽之際海裔來同萬里賓輸一同文軌疆理所屆何其盛歟此秦隋漢唐之君所以務斥大封域糜耗華夏甘心[illegible]疲而無悔者也然後知先王之盛而不知其所以盛虞夏以前承太古巢穴之餘蠢蠢林林自相君長八紘之中棊布星分畫爲萬國其疾邪所履僅能及後世一鄉一亭其勢力最寡弱而易制也故一人表正則萬國葵傾化之所被者益廣則正朔

之所際者益宏是以唐虞之時蠻夷猾夏惟明五刑三旬逆命禹已班師非有如後世强胡猾狄挐兵不解而敢與上國抗衡者也然則黃帝禹舜之盛豈有勞于服遠哉抑亦爲斯民愛戴之厚不敢自逸故遑遑然周恤之耳爰自夏商以降兵革薦興轉相侵侮小國日滅大國益横而車書始難同矣何則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而商湯革命存三千餘國是四百年間轉相吞滅者半矣逮夫姬周浸興武王革命封建有加而總計不踰千八百國是六百年間

轉相吞滅又幾半矣故侯邦益大夷狄益強文王之時迺行天討而大邦始畏其力西方則昆夷鼎盛北陲則玁狁獨強交侵中國莫可制禦雖三分天下有二而亦不過命將帥以守衛中國而已自時厥後中國土宇滋蹙而夷狄寖強江浙之間已爲文身斷髮之鄉朝聘盟會未始通于上國于會稽蒼梧何有哉故堯舜之敎遠曁朔南文王之化近行江漢周公體國經野而舜禹胠方之地有在蠻服之外夫黃帝高陽唐堯虞舜夏禹文王周公皆古聖人也其君國澤

尺之道豈相反戾抑亦時或不侔耳使其易地詎不皆然則後王之時所以不及古先哲王之盛者匪惟德之不宏固亦勢有不可也而秦漢以還好大喜功之君窮誅遠討惟日不足極唐虞聲教所暨悉爲郡縣而猶以爲未也嗟乎黃帝登空峒虞舜陟蒼梧夏禹廵會稽非不勤遠也秦始皇登之罘山漢武帝登單于臺隋陽帝幸鴈門亦非不勤遠也然先王之所以勤于遠者恐其德教有所不被故焦心勞思雖終老而無斁後王之所勤于遠者恐其威武有所不加

故勞民盡國雖敗亡而無悔此古今相去所以殊途也故觀先王幅員之廣則足以知其德觀後王封域之大則足以知其暴能原先王之用心而兼泯其跡可與古化矣

論曰嘗觀天下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帝王之作皆起于幽冀雍岐逆至戰國七雄並起日事干戈于是西有秦東有齊南有楚北有燕趙而一時合從連横之士所爭分重輕者莫如三晉蓋秦而不得越韓魏以攻齊楚北亦不得越

之以攻趙燕故秦之欲伐韓梁東闚于周室甚惟寐忘之此昔人所謂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者也然則三晉者天下之腸胃也故宋衛中山處于七强國之間自立則權附于人則重而六國知兵合于三晉以濟秦則雖自帝不足于以禁人之為帝有餘卒之從敗橫成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兎而西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移于梁矣以秦之强有韓為之用梁不待伐割挈馬兎而西走秦與梁為上

交秦禍紊環中趙矣三晉既舉南顧齊楚無藩籬之限北指燕雲無尾後之虞三國雖欲不相繼殺并豈可得哉故當時爲秦謀者莫利于遠交而近攻其說用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强則楚附楚强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齊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其後秦用之以餌齊當齊君王后之世四十年不加兵齊人不悟反德其意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

三晉三晉亡齊益岌岌矣蘇此言之關隴居高建瓴處天下之脊而齊負海以爲雄楚憑江以設險南北交爭三晉其四戰之國必爭之地也前是漢高以漢中還定三秦與項羽角鬬轉戰于滎陽成皋京索之間當時謀臣有曰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戍卒分守此乃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之所歸矣

卒之高帝因以之擾與楚力而韓信得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與高帝會于滎陽成皋下之功則滎陽成皋實爲之地矣酈食其荀文若之徒皆稱陳留爲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蔡言其平夷洞達而坐九闕之中也故從古盟會戰爭此地尤亟傳稱夏禹有鈞臺之享今陽翟縣有鈞臺陂春秋齊威公會諸侯于葵丘今雍丘縣有葵丘聚吳晉爭長于黃池即今之封丘縣也晉文公會諸侯于踐土即今之

滎縣也晉敗楚師于鄢陵卽今之鄢陵縣也楚敗晉師于邲卽今之管城縣也袁曹相持于官渡在今之中牟縣北劉項畫界于鴻溝在今之滎陽縣西汜水鎮雍丘而黃河以南盡爲漢有卽今之雍丘縣也而北制方爭河南而滑臺每爲重鎮卽今之白馬縣也若此之類前史班班未易殫舉則荀勗之言爲不誣矣光武中興起于南頓振于昆陽及其歸洛陽更始復命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所致輒除莽苛政復漢官

各布德施惠河北人心久已附屬故耿弇擧得以北燕上谷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政以平齊地聿成帝業則河北固其取勝之根本也是以周室之衰秦晉齊楚爭天下相持五百年而秦滅楚漢室之亡天下三分相持六十年而晉不與晉室之亂琅琊南渡繼爲南北朝相持三百年而隋取陳然則自古起于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于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豈非形勢之强弱剛脆固不等哉

[illegible]

南北疆域

三國鼎建土宇分裂至晉武太康元年既平孫氏版圖歸一凡十九州郡國一百七十三以爲冠帶之國盡有殷周之土及永嘉南渡境宇殊狹九州之地有其二焉初元帝命祖逖鎭雍丘逖死北境漸蹙于是荆豫青兗四州及徐州之半陷劉曜石勒以合肥淮陰壽陽四口角城爲重鎭成帝時鄴守將退屯襄陽穆帝時平蜀漢復梁益之地又遣軍西入關至灞上再北伐一至洛陽一至枋頭所得郡縣軍旋又失洎

符堅東平慕容暐、西南陷蜀漢、西北尅姑臧、則漢水長淮以北悉爲堅有、又堅敗再復梁益青徐兗豫司之地、其後青兗陷于慕容德、豫司陷于姚興、以彭城爲北境藩扞、後益梁陷于譙縱、每因劉石符姚衰亂之際、則進兵屯戍在于漢中襄陽彭城、然大陵上明江陵夏口武昌合肥壽陽淮陰常爲晉氏鎮守、義熙以後又復青兗司豫梁益之地、而政移于宋矣、宋武北平廣固、西定梁益、又克長安、盡得河南之地、長安尋爲赫連勃勃所陷、至文帝元嘉中、遣將北伐、水軍

入河尅魏碻磝滑臺武牢洛陽四城其後又失又分軍北伐西尅淇農開方二城以東攻滑臺不尅而平碻磝守之尋皆敗退于是後魏主大武總師經彭城臨江屯于瓜步退攻盱眙不拔而旋明帝時後魏又南侵淮北青冀徐兗四州及豫州西境悉陷沒則長淮爲北境僑徐兗于淮南立青冀二州寄治贛榆其後十年餘而宋亡然初强盛也南鄭襄陽垂瓠彭城東陽皆爲宋藩扞嗚呼晉自元帝植國于江右終晉之世雖未嘗恝然于中原而終不能踰淮而北祖逖

之于河南有端緒矣而竟不能以酬其擊揖之素志庾翼之志在滅胡亦少壯矣而不能抗李熊之堅敵褚裒大舉而終以自阻商浩北伐而終以不遂桓溫雖成關洛之功而枋頭頓挫之後大節遽變亦安望其厲志復仇以混一區宇哉其後劉裕以英雄之才奮然以與復爲已任東滅南燕西取姚秦北圍滑臺以與魏分爭河洛之地前日諸人所以悉力經畫而不可得者往往次第以平志氣亦雄健矣獨惜其入關之後不能事形勢以長國威英雄豪傑之士于是

有得其用心者矣故東還之師未及脫旆而秦隴之變已竊發而不可禦此夏連勃勃所以逆知其不能守也裕之規模蓋可知矣是以魏太武一振兵威而青兗司豫之地拱手以歸魏豈非規恢之畧無以關其後歟更宋五十餘年雖文帝一再出師以開拓境土隨得隨失終不得而有之嘗觀到彥之統帥舟師徑趣河洛魏人斂席而退司兗之地常一平矣未幾而復失柳玄景以襄陽之師克復潼關向義之徒所在響應關輔之地常一平矣又未幾而復失蓋文帝

雖號爲有志中原本無進取之長策且魏斂戍之初豈眞有畏心哉特以天時不利而不敢與之較耳王仲德月胡虜斂戍北歸必併兵全聚若河水旣合將復南來是固足以知敵人之心而帝莫之聽此彥之所以不能據全其地也玄景始進之初亦事幾之會也固宜精擇主帥號召英傑以共成響應之勢而帝之所任者乃王玄謨虛誕之徒不閑將畧覓以退怯失利而玄景亦不得以獨進命將出師例以成律指授而先後遲速之機諸將往往不得以自便閫防纖

悉一至于此安得度外之士以成非常之功乎至如
檀道濟蓋世威名正敵人所深畏反加猜忌使其進
退無以自免及事變不支始深悔之見何晩也况當
時大武之在魏内則有崔浩高允之徒以爲之謀外
則有奚行長孫翰之徒以爲之將乘其攻滅蹂躪之
餘威震兵南向聲勢所接已足以讋服人心于未戰
之初矣夫敵人之勢方張而宋之所自爲國者乃復
若是無恠乎青徐兖豫之地相繼復殁而不自固也
吾嘗觀何承天備邊策曰今日非大田淮泗內實青

徐使民有嬴儲野有積穀然後一舉蕩夷則不足爲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于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此策之最末者也承天之言最切于用而一不暇講徒欲懲其欲速之心而不爲長久之計志于苟得而卒不可得也然觀晉宋以來凡植國于北方亦未有能久者劉淵父子奄有關洛而稱漢雖賴石勒之力未幾而反爲石勒所取歷二十有六年而亡石勒據河南而稱趙雖出于張賓之謀未幾而竟爲冉閔所取

歷三十有一年而亡慕容儁之興燕慕容恪之功也雖其取中山破青齊畧取關河之地然不二世而遂并于苻秦苻堅之興秦王猛之功也雖取洛陽平關東以據中原之地然淝水既敗之後遂分裂于慕容垂姚萇之徒而不可禁其餘後涼之呂光北燕之馮跋赫連勃勃之于夏私自竊據而無可久之長算是以隨起隨滅而不自知也語北方之盛者莫如魏然自孝文遷洛之後亡形已見其後孝明六鎮之變競起而東西方裂之禍卒移于高氏宇文亦可見矣然則

有志于恢復者豈宜自沮哉齊氏淮北之地全少州郡悉因宋代其後頻為後魏所侵至東昏永元初沔北諸州相繼敗沒又遣軍北伐敗于馬圈退屯盆城又失壽春後三年齊亡始全盛也南鄭樊城襄陽義陽壽春淮陽角城漣口朐山為重鎮梁氏州郡多法舊制受禪數年即失漢川及淮西之地其後諸將頻年與魏軍交戰于淮南北互有勝負雖得垂瓠彭城俄而又失又尅壽春大通初大舉北伐城鎮相次尅平直至洛陽暫為梁有其後又復漢中至東魏將侯

景以河南地降逆亂相尋有名無實及景平後江北之地悉陷高齊漢川蜀川沒于西魏大抵雍州下溠戍白苟堆硤石城合州鍾離淮陰朐山爲重鎭陳氏比于梁代土宇彌蹙西不得蜀漢北失淮肥以長江爲境宣帝大建中頻年北伐諸將累捷盡復淮南之地更經畧淮北大破齊軍于石梁及旋師屬高齊亡國又總軍北伐旋爲周軍所敗悉虜其衆自是江北之地盡沒于周又以長江爲界及隋軍來伐遣將守狼尾灘安蜀城公安巴陵以下並風靡退散隋軍自

采石京口渡江而平之後魏起自北方至道武率兵下山東攻拔慕容寶山中遂有河北之地于是遷都平城慕容氏喪敗遣將南略地至滑臺許昌彭城明元帝太常中始于滑臺許昌置兵鎮守太武帝時又得蒲坂長安太延以後東平遼東西平姑臧于是西至流沙東至高麗所未得者漢中及南陽垂瓠彭城青州之南而已其後帝自南征遂臨瓜步宋淮北城鎮守將多有叛没獻文天安初自河之南長淮之北皆爲魏有孝文遷都洛陽頻歲親征皆渡淮泗宣武

初又得壽春續收漢川至于劒閣兼得淮西之地洎帝時梁軍洛陽數旬敗走自後內難相繼不暇外畧三四年後分爲東西魏矣然是時南方屬宋明以後及于齊梁國土漸蹙自守不暇雖時有侵掠而退不旋踵故魏之城鎮少被攻圍內利進取不常所守也北齊神武東魏天平末大舉西伐至蒲津西魏乘勝攻陷陝州神武西至沙苑西師又乘勝襲陷洛陽其後神武攻圍西魏玉璧不剋西師來伐至于邙山後神武又圍玉璧不剋文襄遣將圍潁州拔之于是河

南自洛陽之西河北自晉州之西皆入西魏文宣之世命將畧地際于江矣幼主崇化末西師攻拔晉州因之國滅自東魏之後天下三分梁陳有江東宇文有關西高氏據河北當齊神武之時與周文帝抗敵十三四年間凡四出師大舉西伐周師東討者三焉自文宣之後僅守境而已大抵西則姚襄城洪洞晉州武平關栢崖軹關河陽南則武牢洛陽北荆門孔城坊汝南郡魯城置兵以防周寇及陳師侵軼數歲齊亡南境要害未遑徧置也周文帝旣平江陵自是

疆理西有姑臧西南有全蜀南至于江矣其河南自洛陽之東之北河東自平陽之界屬于高齊至武帝建德中東征拔齊晉州城尋又乘勝平齊後遣軍破陳軍于呂梁其東南之境盡于長沙隋高祖受終維新朝政開皇三年遂廢諸郡洎于九載廓定江表尋以戶口滋多析置州縣煬帝嗣位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併省諸州尋即改州爲郡乃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守五年平定吐谷渾更置四郡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東南皆至于海西至

且未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極于此也總而論之自晉元東渡訖于後周之亡南北血爭垂三百年其間北朝之兵屢得志于東南矣或卷甲而趨歷陽或長驅而至瓜步或築行宮于新野或駐大軍于秣陵或涉沅湘而阻于長沙或渡淮而守于石頭其深入制勝非不銳也南國之兵屢得志于西北矣或渡河而守黎陽或薄海而克廣固或四十七戰所向無前或五十二城望風震服其深人制勝又非不銳也加之有北土者八姓割裂分爭有南朝者五代亂亡踵跡劉

氏暴骨于關河苻姚染血于淮渭慕容拓拔鬭鬩蚌鷸高氏宇文禍亂如結是北土非無釁可乘也王敦蘇峻踵逆上游孫恩盧循訌亂海嶠桓玄侯景荼毒江湖李特譙縱蝸强巴蜀是南國非無衅可乘也然而北人終不能併南南人終不能併北是何耶蓋其不能圖萬全之事好與常試之師方敵未有衅則速徼功利紛拏以逞重兵外宿齊民遠輸廟謨重勞帑藏盡屈敵未告憊而吾已困矣逮夫幸際機會鄰壤繹騷虎泰之鹿已奔卞莊之虎可刺則備不豫具無

以應卒坐待其斃而莫能乘矣間或幸而遇捷則敗
不旋踵是以袁宏舉南國之兵潰于洛口元英掃北
方之衆没于鍾離青泥之敗单騎而跳呂梁之役匹
馬無反彦之退舍貪實蕩然魏武言還僵屍闕積齊
人如羽皆如江浙之魚堅卒若林盡作淮淝之鬼其
餘或焚舟而遁或棄輜重而奔或大敗而還者不可
殫紀既軍敗于外國疲于內民愁盜起群雄乘之而
社稷危矣是其急于成功乃所以底敗亡也向使南
北之君能于暇時息民休兵遵養時晦君宰便游將

士偃息元元雍熙咸遂其性莫不蓄銳以待發衛恩而樂用而廟堂之謀靜觀遠照探敵人之情僞而慣識之必俟一旦釁隙洞開則赫然有作發將士素銳之氣啓臣民樂用之心與湯后之雲霓使武王之施鉞入關下高祖之令渡河布光武之恩以此赴敵何敵不攫以此形民何民不服顧海宇之功豈難濟哉是其機于取敵乃所以速集大敵也故曰天下皆知取之爲取而不知與之爲取帝王之道出于萬全可不戒哉

唐宋疆域

唐興高祖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又置都督府以治之然天下初定權置州郡頗多太宗元年始命併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爲十道一曰關内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至十三年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五十一明年平高昌又增州三縣六其後北殄突厥頡利西平高昌北踰陰山西抵大漠其地東極海西至焉耆南盡林州南境

北接薛延陀界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景雲二年分天下郡縣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統之既而以其權重不便罷之開元二十一年又因十道分山南江南爲東西道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畿置十五採訪使簡察如漢刺史之職天寶盜起中國用兵而河西隴右不守陷于吐蕃至大中咸通始復隴右乾符以後天下大亂至于唐亡然舉唐之盛時開元天寶之際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蓋南北如漢之盛東不及而

西過之是以考其地理之廣狹戸口之盈耗與其州縣之廢置而當日之盛衰治亂興亡可以見矣蓋自古治天下者務廣德而不務廣地德不足矣地雖廣莫守也嗚呼盛極必衰雖日勢使之然而殆忽驕滿常因盛大可不戒哉唐室既衰五季迭興五十餘年更易八姓寓縣分裂莫之能一宋太祖受周禪初有州百一十一建隆四年取荆南平湖南乾德三年平蜀開寶四年平廣南八年平江南至末年凡有州二百九十七縣一千八十六太宗太平興國三年陳洪

進獻地籍版入朝十四年平太原十五年李繼捧來朝至是天下旣一疆理幾復漢唐之舊其未入職方氏者唯燕雲十六州而已至道三年分天下爲十五路天聖析爲十八元豐又析爲二十曰京東西曰京西南北曰河北東西曰永興秦鳳曰河東曰淮南東西曰兩浙江南東西曰荆湖南北曰城都梓利夔曰福建曰廣南東西東南際海西盡巴夔北極三關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三十里崇寧四年復置京畿路大觀元年別置黔南路三年并

黔南入廣西以廣西黔南爲名四年仍舊爲廣南西路當是時天下有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視西漢盛時蓋有加焉隋唐疆里雖廣而戶口皆有所不及迨宣和四年又置燕山府及雲中府路天下分路二十六京府四府十州二百五十四監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可謂極盛矣大抵宋有天下三百餘年終建隆初訖治平末一百四年州郡沿革無大增損熙寧始務闢土而种諤先取綏州韓絳繼取銀州王

韶取熙河章惇取懿洽謝景溫取徽誠熊本取南平郭逵取廣源最後李憲取蘭州沈括取葭蘆米脂等圖安疆等砦雖嘗以河東邊界七百里地與遼人當時王安石議蓋曰吾將取之寧始與之也逮元祐更張葭蘆等四砦給賜夏人而分畫久不能定紹聖遂罷分畫督諸路各乘勢攻討進築自三年秋八月訖元符二年冬凡陝西河東置州一軍二關三城九砦二十八堡十又取青唐邈州寧塞龍支等建中靖國悉還吐蕃故壤稍紓民力崇寧丞變前議專以紹述

爲事蔡京始任童貫王厚更取湟鄯廓三州二十餘壘陶節夫鍾傅邢恕胡宗回曾孝序之徒又相與鑿空駕虛馳騖于元符封域之表訖于重和既立靖夏制羌三城雖夏人寖衰而民力亦獘西事甫定北釁旋起蓋自崇寧來益梓夔黔廣西荆湖南北迭相視効斥大土宇靡有寧歲凡所建州軍關城砦堡紛然莫可勝紀厥後建燕山雲中兩路粗閱三歲禍變旋作中原板蕩故府淪沒職方所記漫不可考高宗倉皇渡江駐蹕吳會中原陝右盡入于金東畫長淮西

割商秦之半以散關為界其所存者兩浙兩淮東西
湖南北屬福建廣東西十五路而已有戶一千三百
六十萬九千六百八十四建國江左又百五十年傳
日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然則天下國家之重端有在
于得人也江淮閩廣之地其來尚矣自黃帝南巡而
登湘山夏禹東巡而殁會稽商湯正朔所際南暨交
趾是東南之域振古而通中國也然而文身缺舌去
京華甚遠承太古巢穴之餘未離王化二代已前邈
為蠻區賢人君子不產其邪帝王公侯未始建國中

原視爲遐陬不之齒也、遡夫泰伯奔荆蠻、而吳人化其德、文王之興化行江漢、而召公之教明于南東、東南之民、浸沐休風、聲教既被、君子出焉、繇是季札歷聘諸華、而先王禮樂達于海隅、陳良北學中國、而周孔之道遍于南國、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而荆楚以開、勾踐種蠡焦勞辛苦、收養其民、而楊越以厎、子胥之治吳楚、厚倉廩、峙兵庫、制城郭、設守備、而江浙之間、浸有疆理矣、蔿敖之相楚、商農士賈各肆其業、德刑政事不易其常、而湘漢之間、滋然繁盛矣

旅之兩漢而下循吏接踵馬援修駱越之律張霸與吳會之學王景導淮西以牛耕韋宙教江西以陶瓦詩荊以人倫之教新桂嶺之治任延錫光以諸華之風移嶺表之俗而東南之邪浸為禮義矣而又漢魏以還天下有變常首難于西北戎冠轉而南渡故西北益耗而東南益盛施于隋唐宋則風教茲美端與中原無異而民物豐夥又復過之故知今之東南非昔東南昔之東南不能當宋一路而今之東南乃過于昔之中原又豈可一槩論哉方西漢元始五年歲

在乙丑東南縣戶僅當天下十之一後一百三十有九年當東漢建康九年歲在甲申東南縣戶乃當天下之十一後一百三十有六年當西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東南縣戶乃過天下十之三又後四百有六十年當李唐開元二十八年歲在庚辰東南縣戶乃當天下十之四又後三百五十年當宋元豐末東南縣戶乃過天下十之五觀其縣邑之增民戶之庶既若此其甚而又財貨如山利源百出以今擬古邈焉殊絕蓋自開闢以來東南財用之饒見諸載史者莫

盛于唐而宋朝猶且加增數倍唐時歲運東南粟以實關中不歲二百萬石而宋朝運漕大增歲至六百餘萬石唐朝出銅鐵銀錫之冶凡六州而五在江浙歲銅錢多止十數萬緡而宋朝鼓鑄大增歲至百餘萬緡唐朝鹽利初不過歲四十萬緡至劉晏幹盡其利嘗增至六百萬緡茶不常有而宋朝鹽利大增多至歲二千萬緡而海鹽之利居多茶利興自唐季正元中始定之額得四十萬緡自後代有增加終唐世不過倍正元之額而宋茶利大增歲至二百二十五

萬餘緡而皆東南此皆熙豐以前到家常賦之歲額也其後亦有增加至于今則又不然矣嗚呼漢魏以還皇天眷佑東南密為覆護俾斯民日以富庶迄于宋朝物大豐其方之西漢盛時縣邑之增幾至三倍民戶之增幾至十倍財賦之增則數十百倍以至庠序之講與人才之挺出與夫典禮之修習俗之美則又與古斯為不侔然自魏晉而下西北之地淪沒于羌狄至于宋朝而有虞十二州之地幾失其三大抵東南衣冠之地皆狄古之蠻夷而西北左袵之鄉盡

先王之都邑是以有志之士深切嘆恨不能復先王之都邑往往指燕雲河湟為重指江淛川廣為輕而不知地無常利天運質衡其盛衰苟天之所棄何有于華夏天之所祐何有于蠻荒如海表蟠木之地高陽之疆理也而唐虞棄之無害其為蕩蕩巍巍之功遼東營州之地唐虞之疆理也而隋唐棄之無害其為開皇正觀之隆燕雲河湟之地隋唐之疆理也而宋朝棄之無害其為聖聖承承百七十年之烈然則先王之地固有不必重矣如陝右山南之地夏商以

前蠻夷之域也而姬周資之以興王業劍南嶺表之地姬周以前蠻夷之域也而秦漢開之資以富彊海隅七閩之地秦漢以前蠻夷之域也而隋唐理之遂隆美化然則縫荒之地同有不必輕矣盍三代以前天運王于西北而廢棄東南故戎狄折北不支而蠻夷得以徼倖當時帝王有作則利于西北而不利于東南高陽彊蟠木而宅龍城黃帝逐獯虜而邑涿鹿高宗覃伐于鬼方文王遠城于朔野莫不集厥殊勳託無後患至虞舜南巡則終于蒼梧夏禹東巡則殁

于會稽有苗之征旣以逆命卽王南巡亦復不反大抵經畧東南未嘗有所濟也逮秦漢而下天眷佑于東南而西北代以陵替故蠻夷折北不支而戎狄得以徼倖當時帝王有作則不利于西北而利于東南是以秦漢開萬里之封而川廣悉爲郡縣隋唐閩海隅之化而閩浙盡爲衣冠藪儞蠻荒於變中華當時旣赫厥靈後世亦蒙其利至于晉招五部則變生劉石唐開四鎭則禍極吐蕃虞將屯田于葱嶺重困華人唐宗列郡于陰山終爲異域大抵開羌狄爲郡縣

者。未嘗有所濟也。是豈非天運回旋。故至此耶。雖然荆楚削弱。王翦渡江。高濟荒蕩。周師入鄴。是善用關西者。皆能以併南北也。赫連崛强。魏武克朔方。孫皓淫虐。王濬入金陵。是善用河北者。皆能以併西南也。章邯輕敵。項王渡河。姚泓玩寇。宋武入關。是善用江南者。皆能以併西北也。故魏起河北。周本關西。宋與江南。皆能奮自孤微。赫然成伯業。此則三方之地利皆可以興也。商受暴虐。黄河無固。胡亥愚蒙。秦關洞開。叔寶荒淫。長江失險。此則三方之地利皆不足恃

也項王殘忍石季驍雄皆轉戰無前而斯民重困故
項興東南不奮西北其亡一也蕭衍符堅皆一時令
主乘時奮功然有雄志而無雄才一則強霸于南夏
一則制勝于北朝其敗一也故知南北東西皆無地
利興亡之數衆在人謀尚何妄分優劣之有識者或
謂南北之風渾東南之俗偷西北之人直東南之民
詐西北之土沃東南之地瘠西北之士勁東南之兵
蹶此形勢之所以異也是不然彼各有所短長固不
可一槩論也夫西北之風渾其失也悍東南之俗偷

其得也和渾厚可與會功捍突則難與圖治和易則易與樂成偷墮則難與慮始故繇古以來南北分爭則西北以强勝而多失之亂東南以治隆而多失之弱此則風俗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人直其失也狠而後難以羲狄之人驕暴者也東南之人詐其得也易而又邊以蠻僚之人庸愚者也直則不可以船犯驕則不可以禮加狠暴之人尤不可以德化是知西北之人難治也雖愚可以誠推雖詐可以利奪和易之人易以德懷故知東南之人易治也故繇古以來

西北之政多以嚴致平江南之政多以寬為治此則人民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地沃便種植而宜蠶桑東南之地磽瘠多用疇而利耕亦故歷古以來西北之人裕于賄而患于飢東南之人苦于貧而足于食善治西北則足以富國善治東南則足以餘糧若九有同軌南北一家則儲糧常仰于東南貨賄常資于西北則食貨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兵沉勁其失也抵肆東南之兵剽亂其得也剽銳故西北之兵便于持久東南之兵利于速戰嘗考曹公用兵常以堅守

抂強敵及征孫權驟來亟戰遂大敗于赤壁此則西北之兵便于持久而不利乎速戰也項王持孤軍轉戰無前及遇漢祖堅守相持卒敗于垓下此則東南之兵利于亟戰而不便于持久也深淵高田戰不獲騁而諸葛恪之師敗矣江淮之士出入如飛而李密之衆墮矣是以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謝幼度亟戰而敗符堅則以各能用其便利故耳張良賈充鄭叅之徒皆有南兵剽銳之言而北人制勝務以守成不戰之功者蓋畏其鋒而莫敢爭也繇是以論則天運

之所加人事之所修皆可以爲帝王之居仰觀俯察則西北不得不重于古東南不得不重于今能深究天人否泰之理則天下大勢默可知矣

論曰江淮之險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而長淮之地又天地所以蔽長江也昔立國于南則守江以爲家戶備淮以爲藩籬是故輕重之權不在江而在淮知有江而不知有淮是未知有重險者也夫江東西東極于海上流江陵歸峽則襄陽隨郢爲之潛蔽中流武昌九江則舒蘄光黃

爲之藩蔽下流建康京口則眞陽楚泗廬壽爲之藩蔽昔三國時吳不得淮南至晉太康兵出廣陵壽春而吳亡東晉絕劉石苻姚之亂長淮以南一彼一此而合淝壽陽淮陰常爲晉氏鎮守至陳宣帝始盡失淮南之地其後賀若弼等自陽廬渡采石京口而陳亡南唐罷把淺之師壽春失守而江北之地遂入于周此淮南之得失繫江左之安危也今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爲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壽

廬曆陽爲之表則建康姑熟得以襟帶江西之鎮莫重于潯陽而舒蘄者潯陽之表也湖北之鎮莫重于武昌而齊安者實武昌之表也愚觀三國六朝之間爭戰攻守嘗從事于此矣但其未知所以用之也吳氏自孫策跂足江東而于淮之地則又有廬江之守故魏氏雖竊取中土而不能以得吳世率以爲守淮之利足以蔽長江也而不知用淮之利以圖進取此吳氏之失也劉宋自劉裕立國于建鄴而于淮之地則有

盱眙之蔽故元魏雖有虎視之意而終不能以窺宋世率以為守淮之利足以蔽長江也而不知用淮之利以爭中原此劉宋之失也蕭梁自武帝立國于江左雖與元魏交爭于兩淮之間互有勝負而鍾離之守元英退縮歛衽而不敢爭世之議者又以為淮右之勢誠足以禦敵人之衝也而不知用淮以為恢拓之計則其所失殆與孫吳劉氏等耳愚考之孫權踵孫策之遺緒而無爭衡攻取之才觀孫策晚歲咐囑之語

止以自保之能許之而魯肅帷幄之謀亦止于保守江東之計故廬江之地呂蒙雖守之而合淝之後一爲張遼所敗遂終身不敢以窺魏此長淮之地在吳而吳不能用也宋文帝紹劉裕之遺業雖有爭戰之意而無規恢之大志觀王玄謨之徒率師進取以經畧中原而止欲圖河洛之地劉興祖經取河北之策則置而不論故臧質盱眙之守僅免敗釁竟未足多而元嘉之政從是不振卒不能挫元魏虎狠之勢此長淮

之地雖在劉宋而劉失不能用也蕭梁自武帝剏有基業初年英武似亦可嘉然自其既有天下之後志氣凋落無復囊括宇宙之志雖席鍾離天際之勢而畧不能用險以挫北虜之鋒元澄之圍鍾離雖以失利而自退元英之圍鍾離則以韋叡之救而自解不過僅僅自守耳此長淮之地在梁而梁不能用也是故自襄陽而抵樊城自丹陽而抵廣陵自廣陵而抵淮陰自淮陰而抵盱眙此全淮之右臂也自采石而抵歷

陽自歷陽而抵鍾離自鍾離而抵蘄春此全淮之左臂也自武昌齊安而達信陽自江陵而至襄陽此漢沔之關梁也故淮陰盱眙之城固則自淮而東可以無患鍾離之城固則自淮以西可以獲全至于信陽樊城之壘全則漢沔以南無敵虞矣雖然豈特自固而巳哉王羲之與商浩書曰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若還守長江羲之勸浩因長江以固大業此言是也至謂捨淮而守江豈不繆哉且自京口而至秣陵控帶荆

陽引輔江湖咫尺淮甸應援梁宋人皆知其為長江之險也自武昌而至于江陵東通吳會西運巴屬南極湖襄北控關洛人皆知其為荊湖之險也自涪陵而極于成都土地險塞沃野千里控渝捉瀘聯接關隴人皆知其為巴蜀之險也然知有長江之勢而不知所以為守淮之計則非知江之險者也徒知有荊湖之勢而不知所以為襄漢之計則非知荊湖之險者也徒知有巴蜀之勢而不知所以為漢中之備則非知

巴蜀之險者也蓋長淮所以爲江浙之藩籬襄漢所以爲荆湖之唇齒漢中又所以爲巴蜀之門戶陳宣帝失淮甸之地而致隋人之禍南唐罷把淺之師而啓周師之釁盡棄淮而守江則江左亦難以自立矣吳人不得襄陽杜預得以成江陵之捷符秦會師沔北而朱序必欲以嚴城中之守蓋棄襄陽而守荆湖必不能以自固矣曹操既破漢中故蜀人皆無自固之志姜維退保漢樂二城故鍾會如履無人之境蓋棄漢

中則巴蜀必不能自存矣惟守江以為家戶備淮以為藩籬則長江之險可得而保也以荆湖為重鎮以襄陽為唇齒則荆湖之險可得而固也以巴蜀為要害以漢中為門戶則巴蜀之險可得而有也晉人能守合肥壽陽以為重地故劉石終不能踰淮以圖晉陶侃使元宣以鎮襄陽故趙人不能越漢沔以取荆蜀以魏延鎮漢中故魏人不能踰南鄭以謀蜀合歷代之得失而並觀之則荆襄江淮蜀漢之相為用其效可

觀矣昔祖逖自淮陰進兵以復河南到彦之自淮入泗以平司兖則在淮之形勢爲可用也元溫自江陵以趣霸上郗元景自襄陽以克潼關則在荆襄之形勢爲可用也漢高祖自南鄭以克三秦諸葛孔明自漢中以鎮關隴則漢中之形勢爲可用也嘗聞吳紀涉之言曰自西陵至都五千七百里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六尺之軀其護風寒亦數處爾如此則上流所備可得而言矣夫荆湖之地爲

州者十而其鎮則江陵武昌是也京西道爲州者八而其鎮則襄陽是也江西道爲州者十而其鎮則九江是也凡晝野分土必據其津塗而扼其喉衿今所謂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江陵武昌襄陽九江是矣何以明之江水源于岷山下夔峽而抵荊楚則江陵爲之都會故諸葛亮以謂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嶓塚導漾東流爲漢漢沔之上則襄陽爲之都會故庾翼以謂襄陽西接益

梁與關隴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方城險峻
上沃田良水路通流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
趙退可以保據上流故也沅湖衆水合洞庭之
波而輸之于江則武昌爲之都會故吳常都于
此而東晉宋齊梁陳之際號稱盛府者此也豫
章江西與鄱陽之浸浩瀚吞納而滙于湓口則
九江爲之都會晉人以謂潯陽北撫群蠻西連
荆郢亦藩任之要者此也今守江陵則可以開
蜀道守襄陽則可以控川陝守武昌九江則可

以敵全吳夫漢吳楚併而爲一則東海之守亦固矣若乃自蜀江東下黄河注而天下之大勢分爲南北故河北江南皆天下制勝之地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陝而已夫江南所恃以固者長江也而四川之地據長江上遊而下臨吳楚其勢足以奪長江之險河北所恃以爲固者黄河也而陝西之地據黄河上遊而下臨趙代其勢足以奪黄河之險是川陝二州常制南北之命而況江南之地以淮漢爲喉襟以荆襄

爲肘腋而巴蜀之地乃控勒湘漢鴻溝千里無再舍不接畛設令北人兼有巴蜀則南國以湘漢之外爲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于江浙之間萬有偏師不陣一城告奔則冀馬秦鋒馳于吳會之交矣河北之地以汴洛爲喉襟以并汾爲肘腋而泰中之地乃與汾洛交接百城逶迤鋒相望也假令南人兼有泰中則汾洛之間皆爲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于河漳之間萬有偏師不陣一城告奔則越戰吳兵騁于趙代之

郊矣。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正此之謂也。蓋自春秋戰國以來、至于宋朝之興、垂千有七百年、而南北交爭、餘九百載、而北人能并南者有四。大率皆先得四川。秦惠王并蜀、而始皇因以滅楚。晉文帝併蜀、而武帝因以滅吳。周文帝併蜀、而隋文帝因以滅陳。及宋之興、亦乾德併蜀、而開寶中遂平江南。然則四川克固、江南可奠枕也。春秋三國東晉南朝之際、南兵屢得志于中原矣。然而終不能加功者、以其不知先取關中。

故也唯宋武常克長安旋即失之故亦不能渡河徒得河南而未得關中則沿河抵關縱横數十城皆爲戰守之地而所向遇敵其勢逆矣故自河北而渡河南則易自河南而渡河北則難自關中而出河南則易自河南而入關中則難假使南人兼有關中而善用之則河南數千里之地縱在敵人徒爲戰場無險可恃一戰而勝則汴洛百城可傳檄而下矣故知得關中則取河南易于反掌不得關中雖有河南不能守也

而東晉南朝交爭三百年間君臣將士日夜圖回雖銳意收復中原而不知陝西之利故轉戰河南以徼河朔之功而勝負叛服如代其終無益也然則自古南北交爭而南人終不能併者豈惟力之不逮固亦謀之不臧也夫然後知南人之守在巴蜀而藏在陝西北人之守在陝西而藏在巴蜀彼河南江北之間特舟車往來之地耳非成功制勝之所也故曰天下大勢分爲南北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陝雖然春秋

以還議者紛紛莫不以名城要害之爲尚謂天下國家藩籬衆在于此而不知險非人不守人無險可固險在于人而不在于城也何則睢陽之城自春秋有之歷秦漢魏晉暨于南北朝其間中原變故多矣初未聞爲要害之地及安祿山反陷沒兩京威焰赫然而張巡許遠提孤旅扼危城困十萬之衆于一邦之下俾江淮克全中興實賴以濟則所謂要害者果在于睢陽乎抑亦有賴于巡遠也况觀前史所謂要害太半

得人則重失人則輕最爾危城屹爲重鎮者無

世無之如盱眙玉壁鍾離宛丘諸城自秦漢以

還皆蔑然無聞及魏太武南渡長驅江淮江北

塵潰南朝大振而臧質乃固守盱眙西魏之初

齊神武掃國西下氣吞關陝而韋孝寬乃固守

玉壁蕭梁之初元英擁山東數十萬衆乘勝而

南江淮震駭而□義之乃以三千兵固守鍾離

李唐之季黄巢訌亂剽擊萬里宇内瓦裂而趙

犨乃固守宛丘皆能挫鋭摧敵收不世之功則

四城之要害爲如何以至隗鄙保冀李憲阻舒吳守須濡塢魏爭滑臺城吳大義竊咸陽王成德僭眞定或攻之連年不下或討之再世不賓或環天下兵來之而無功或數十百年爭之而不已自常時觀之宜若險夷鞏固之甚眞所謂名城要害者而前此者未有聞也後此者不復有聞也故知地利無常惟人所制吾險不足恃敵險不足畏苟得其人函關雖大拳泥可封也苟失其人黃河雖廣一葦可航也故善設險者

三十六

擇良將善守城者固民心

皇朝疆域

明興我 太祖高皇帝起淮甸取金陵東南負海直星紀之首以宅都於是汎掃羣宇盡復五帝三王盛漢全唐所有之舊東盡遼左西至嘉峪南覆海表北抵沙漠而 文皇帝始建藩于燕巳入正大統于是東北負海當析木之精瀰明而建今 京師而 留都亦宿府部寺百司其中分天下爲十有三省大都數十百里若數百里而縣數百里若千里而州而郡星列棊置屬于省司以達于 天子而衛所

覩形便錯置于其中疆理會同延褒于四海縱一萬九百里衡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而北不盡朔方東不盡玄菟樂浪南不盡南交　洪武三年　上令儒士魏俊民等編天下州郡地理形勢降附始末爲書書成名大明志六年令天下府州縣繪山川險易爲圖以上十六年　詔天下都司上衛所城池關津亭堠倉庫水陸道路及山川圖以來二十七年修寰宇通衢書主驛途道里之故　上嘗覽輿圖侍臣有言輿地之廣古所未有者　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

衆則撫摩難徧此正所當戒愼昔紂以天下亡湯以七十里興所係惟德豈在地之大小　景泰中詔修寰宇通志閣學士循爲總裁欲準宋祝穆方輿勝覽爲書葉侍郎盛曰此趙宋偏安之書直爲四六設庸題之何爲必欲紀昭代一統之盛宜取其關軍國資勸戒于治紀可列者爲王而城池人民戶口之數要咸具庶其益乎循不聽姍笑之曰此豈造黄冊所耶葉議遂格書成名　大明一統志而文莊意終遠矣嘉靖初　天子方思勵精中興宣光之烈而大學士

尊欲佐　上知輿圖廣輪之盛若諸所爲撫御安攘之畧也乃進輿地圖各爲叙紀于首以献而四方扼塞政俗善敗之故甚具　上温旨報命圖留中覽焉後羅文恭洪先準元人朱思本輿地圖計里畫方之法廣圖爲數十縱横長短遠近差次有形實可據歷十數寒暑而後成而胡莊肅公松官浙藩時増表所遺諸凡唐虞以下大都會若春秋而降會盟征伐之所與其名山川嚴險悉爲標列益稱精密嗣　隆慶元年楊冢宰博疏陳天下郡邑衝僻繁簡之差每省

總括其梗槩以爲陞除高下之等第九爲詳覈益四海九州粲然如指掌矣今試舉各省而觀之北直隸古幽冀州地漢上谷漁陽　京師即金元舊都也負重山面平陸地饒魚鹽穀馬果蓏之利而轉東南之粟賦百官貢邉天險地利甲乙于關中汴洛江左不及也真定北至於永平昔爲內郡乃今居庸紫荊山海喜峰古北黃花鎮並稱險阨故薊州保定重兵屯馬廣平順德大名實山東西要膂四方水陸畢會于臨清轉漕　京師輻輳而進若天津又海運通衢也

河間真定保定之間多逵兵塢處降胡其中性獷難馴東安薊州武清而東野曠人稀奸先伏匿頗基腹心之患遵山一帶則樵採耕牧之利居多而奸人竄其中有司病之若乃別野不闢而賦徭日繁禁場莊田中貴戚畹之家星羅碁布而膏腴坐并驛傳不節水陸騷驛雖畿甸同風而順天之馬政河間之水潦患尤烈焉南直隸古楊州地南六代都也 高祖創基實首造焉江限南北為古今天險故守禦形師為最急江北則徐潁二州地跨中原瓜連數省徐邳

俗悍業鹽多鹽徒而淮安建兵府稱雄鎮守以文武重臣雖職司轉運亦示控扼之勢焉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西控全楚為江表門戶沿海設戍以備倭而崇明常熟之民肆椎剽作弗靖與江洋出沒故今江防海備其重一也廬州民習游惰率女子耕稼地不盡利鳳陽習俗本同加以高墻留守之費故易以告饑蘇松田賦不均供億日困豐沛之間濁河泛濫淪于魚鱉轉餉既艱民凋瘵甚矣徽州多山少田民吝嗇健訟逐末利風俗用偷池州在山麓江滸軍民

統理不一寇盜因以竄匿楊衙而爲後鎮江當京口之衝盤山圍水海潮出沒土田歲易處云大都根本重地賦重役繁汰冗兵省冗官修

皇祖時宿衛散處江北屯田之令減裏河中使進貢之船使兵少而精賦少而足邪其永孚于休山東古青州濟南齊臨淄地今界兩都之間外引江淮內包遼海西面以臨中原而川陸水道邪會于德州自海運廢遂以其西境爲餽運通衢南盡邳徐北沂天津歲被于河患諸渠寨疏濬舟車牽挽之役勤勞無休期而兗州水

滌為虐疾苦滋甚矣劉　京儲邊餉外　王祿是供
六郡徵輸斯為急青濟依山多鑛賊公私盜交病之
而武定為燕薊門廷若遼陽自為區域地本膏腴梧
皆郡縣民用安土設衛以來生齒猶漸惟遷徙謫戍
之人歸焉登萊僻在膠東三面距海利在魚鹽蘊積
農田亦足自贍為海東保障然本海運故道聞諸往
蹟則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蓋嘗治闢以達安東
則避開洋之險宜亦有可講者山西古并冀州地省
治太原古晉陽并為唐南京背臨溯易表裹河山有

衝控中州之勢焉人稠地狹俗尚勤儉果毅任氣析代以兆虜數內侵故大同特設征鎮與延綏宣府互爲聲援鴈門偏頭寧武並置關設戍雖烽火之警不殊而套賊爲急且保德河曲之間與虜僅隔一河稍或撤備則門庭皆勍敵若蔚州之獷徒臨晉之屯卒潞城之逃民並以山谷阻深乘時抄暴要不足屯結也然邊餉旣廣宗室彌蕃一切供輸自歲賦之外皆仰給河東之鹽課三晉之民勞瘁爲甚乃邊卒斗收待哺動輒反側至戕帥臣爲譁則積漸使然非亟圖

不可矣○陝西古雍州爲周王畿山河四塞神皋奥區形勝甲于天下秦漢唐都焉然平凉固原一帶豐草平野畜牧蕃滋而外之屏蔽頃年胡騎頻已侵入華鳳延慶間原野蕭條矣而士馬精勁終稱雄劇焉寧夏跨有賀蘭山黄河之險別爲一區水穀自足虜雖馳驟故爲備差易然自移鎭榆林而來河套盡爲虜有烽火達内郡矣甘凉以西左番右達處勢孤危而土魯番逃帳西寧錯入于番族要在撫輯鳳涇故多回種而無賴亡命多逃萃其中西安會府生理殷

繁衆仰藩祿十居七八閭閻疾苦與他郡畧相當若漢中之襟喉巴蜀通關之保障全陝稱重地而所在竭力以供邊奉　宗室平涼尤甚閭閻愁苦爲河南周東都古豫州地也閭閻中夏四方輻輳蕃彰德以控河北嵩洛以鞍山南南陽汝寧直走襄黃而開封其都會也由開封以沂衛河可以漕山東沿汴泗可以漕淮故言形勝者次關陝然分建　宗親班祿無藝今歲賦幾百萬民勞甚矣歸雎陳州一帶地兼數省統轄非一奸人常藉以守難勦撫則潰逸四出禍

延他境彰德道趙魏之閒軍民左右爲盜難徼迹而
幸制之患與歸德同若考七郡之地山水環互民物
茂實則汝寧爲優儲山獵野依憑險固溢于荊岑出
乎其閒則河洛爲著然土地未闢教令未馴非課農
宣化加意拊循則寇盜刼奪之禍歲不免矣浙江古
揚州地崇山巨浸所在限隔然嘉湖與江淮相表裏
嚴衢以徽饒爲羽翼左信郡右閩關大海東蟠繞淮
揚之境而杭州其都會也杭山水秀麗人慧俗奢表
被可觀而薪米是急嘉湖與江東相表裏兩稅重困

貧者流徙富者并兼海塘之塘利害通于蘇松嵗築嵗傾勞費已甚安吉長興以西本山越巢穴界在廣德上無兼轄之司訟訐繁興頗號難治錯入笠澤之間鹽徒出沒剽掠村墟不治將有隱憂嚴衢金華負山引泉生理爲優處州之民依山盜鑛動至數千持之則激緩復飈縱慶元松溪之交嵗被侵暴溫台並海而南風帆之駛信宿汀漳估客便之然不能不虞他寇也若倭夷奉珍入貢直指寧波猝至倏來黠詐叵測先事而備其在定海乎江西古揚州地當吳楚

閩粵之交險阻既分形勢自弱安危輕重觀四方南昌其都會也俗雜五方以保撫和民為上九江獨據上流牽制沿江州郡且密邇南康濱臨巨湖不可無備豫南贛之間汀漳郴韶諸山聯會爵蓮州跨境林谷茂密盜賊之與斯為淵藪故設巡撫重職提師臨之袁州地邇長沙逋民客戶嘉獄姦爭煩難譏察而南昌建昌饒州　宗室固在民疲供億視臨吉瑞信撫諸郡猶有加焉吉安山水雄秀忠賢輩出甲于諸郡大都江西之民樸質儉苦有憂勤之思　弘治

以來賦役漸繁土著之民少非者多不務稽事出營四方至棄妻子不顧而覆俗日壞惡少間出矣湖廣古荊州地南瀕沅湖北據元陸武昌其都會也襄鄧古稱重鎮抗其首蘄黃下隣吳會控其尾江陵殷沃南嶽効靈洞庭鍾秀亦足以雄視諸州矣若鄖陽之走商陝郴桂之跨閩粵辰沅之捍蔽雲貴大江中貫五溪外錯荊楚之控塞備焉然襟帶江湖所至民雜水患寇盜乘之發土泥塗甚于禹貢　宗藩賦祿廣于周封而楚俗慓輕辟思積聚土曠不耕四方流民

失業者赴焉故其民率皆獷驪猓而難治過此則永州保慶之間謹備苗夷而已谿洞諸蠻本以漢法羈縻差易馴擾惟永順保靖世席酋豪每以爭奪獲罪輒假戰功自贖驕横滋萌時議不明猥加徵發使遠方之民坐困且久而玩敵將貽異日之憂焉四川古梁州地中長川沃野有山林竹木穀果蔬果織作染練之饒劒閣表雲棧之固瞿塘扼巴峽之流界以番簇阻以蠻部山水襟束自相藩蔽坤維井絡斗絕諸夏故奸雄割據則盜兵不敢西窺以地饒而險阨備

也然奸宄內作縣連束馬一不相及有難猝定者矣以故松疊威茂安綿叙要各有憲臣重兵外戍而上列
親藩諸所供饋咸取給焉且松藩以孤城界在番域而寄咽喉于龍州千里轉運輒爲番蠻所遮斯巴蜀之隱禍也烏撒芒部諸夷雖犬牙形格仰我鼻息然內相黨結數啓兵難且于叙瀘有唇齒之重要在因俗撫綏擒其私黨巳焉若碉門之臂視諸番插州之富藏四海殆與蜀相爲盛衰建昌六衛僻處四徼自爲與區民夷安業矣福建古閩越地海抱東南

山阻西北重關內凹羣溪交流福州其都會也雖水不復囘入中國封壤促甚而溪山自足爲形勝矣然處人盜鑛流入政和壽寧之境時爲患害古田福寧一帶本竊魚鹽之利而山谷遂深逋寇遯之噺聚然不常出也福興漳泉外過倭寇近通琉球爲淇渤要害而海物互市妖孽薦興則漳浦龍溪之民居多汀漳重山峻谷人跡罕到獨與南贛聲勢聯絡設提督十鎮治其永春安溪沙尤之間則屬之捕盜官矣葢僻莫如邵武鼎訟莫如漳州興泉文物地利甲于八

郡昔稱土沃民稀耕稼自給海寇殘傷兵食為急覘昔亦巴遠矣廣東古百粵地五嶺之外為樂土北負雄連以臨荊吳東肩惠潮以制閩越內關高廉以控交桂外藩雷瓊以扼黎夷而形勝寓焉廣州其都會也南雄萬山三水控帶羣蠻而督府兵餉九郡傳郵盡仰諸榷利惠州提封廣袤悍客獷徒勢難收戢潮州沃野廣原昔稱阜裕往獨患蕃戶斗老今內寇外夷為害尤棘然肇慶據上游當嶺西孔道瀧水地界梧藤盜淵藪在焉高州海澳猶衝關地除兵耕守並

務可也廉州僻山出水為海北要區雷州炎徼多平地腴壤逋夫亡命責在人牧瓊州並海而五指嚴心之地反為黎穴乃瀕海島夷之國數十將時出沒志在貿易非必盜邊顧民逐山海礦野番舶之利不勸農田甚者椎剽海上桴鼓之警竄潛山谷則良民困于徵求教治不修大征數舉之過也且緣邏蒼梧征蠻幕府在焉軍旅之興殆無寧歲況地產珠池番物駢集本民用所資而內使數來采擗民反病之故外負富饒之名而內實貧困者廣東是也廣西古百粤

地東南接廣東風壤氣習特異山特起而峻水清而馳地利物產優贍自給桂林其都會也蒼梧地總百粵雄據南極爲水陸之衝設文武大臣鎮焉府江左江右江貫絡諸郡縮地盡遠而苗夷附據爲寇竊不但古田荔浦數縣苦其蠶食而已潯州大藤峽跨黔欝二江之間爲諸蠻窟穴何間出剽急乃放竄雖有上隆州五屯所扼其咽吭然不足制也若興安西延六峒興武陽州陽岡接壤徑據之爲桂林北境患郴慶以西則八寨爲盜區洛容懷遠每羅慘毒而賓州

其襟喉矣右江一帶惟岑氏最强恩田殘破旋就平定因勢羈縻可謂上策南寧太平控遏兩江坐瞬交趾桂筦保障其在是乎雲南古梁州裔境也崇岡叢嵲激澗縈紆金碧米鹽之產號稱精贍而雲南一都會也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並皆沃壤然元安路納交趾金勝地擁諸甸瀾滄聯絡寧遠由靖彈壓烏蠻王公設險于斯要矣而武酋大者元江武定景東麗江小者姚安北勝鄧川霑益並以兵力稱桀而滇境粗安則沐氏世有勞焉尋甸上下風土絕異

兵衛漸疏矣故諸羅搆釁相尋而木邦孟密不聞悔
禍咎在撫綏失策無制置可言也其東境則曲靖之
排河江達廣東西境則北勝之金沙江達四川其北
境陸行關索嶺達貴陽今獨走貴陽爲孔道稍置兵
梗坐令隔絶東西二道宜關以待事大都滇南城郭
人民夷居十八綏則蜂蟻屯聚急則豕突豗隳而萬
里投宜類難得人苟撫循溫燠相鳩休息圉可坐而
定也貴州西南夷羅施國古鬼方俗頗同滇南而山
箐峭深水不停涵土無貨殖貧瘠已甚官戎歲費仰

之他省加以兵燹匱乏勞繼況省城會匪咫尺寸土故泗城恣其狼吞伺竊外戶則守在永寧芒部鎮雄廣土蹂伐北藩則憂充畢節若思南石阡銅仁數郡界在鎮筸西播爽剛之間地雜東川烏蒙諸部師旅繹騷與湖廣四川同其災害且水西普安凱里諸酋冒甲他夷地連肘腋而爭疆職乃其兵端然夷虜自相剪伐貴在因循以時撫定不足煩　國家力也總而論之天下大勢譬人一身　京師元首也而　朝廷政令出焉則心也四方四體也繼載夫首則外有

統而其勢尊心運夫體則內有主而其勢順居尊而
逆順則重常在我重常在我然後天下不勞而治自
古帝王垂拱而天下宴如者允以能制輕重之勢而
加意于本元之地也 國家肇基于南而定鼎于北
上應北辰以象天極南面而聽天下謹按輿圖以觀
其勢上門遼陽上谷雲朔者肩背也河渠咽喉也伊
洛洲漢江淮之間腹心也齊魯秦晉左右手也閩蜀
腋也交廣滇粵足也肩背欲厚咽喉欲通腹心欲實
左右手腋欲强足無蹶蹷相承而奉元首以聽命于

心而心與元首則又精神所聚會以運用百體而營衛灌注焉然後以形勢充暢而外邪不奸也二祖開基列聖纘緒逾二百年于玆朝廷清明百官守職萬姓安堵四夷嚮風可謂極治矣乃甚所私憂過計不在形體而在精神也夫歲備九邊之戍卒以戍薊門徒罷于奔命而士益苶然其始猶曰土兵未練也今練之幾何歲而戍未盡撤是欲背之厚而不恤肩寒也議河渠于不可治而更求便道始猶曰海運可復也今海舟報罷而河渠如故是不急咽喉之塞而

求他家也伊洛湘漢多曠土江淮多游民而洛人苦宗藩淮人苦水潦即平居無事常皇皇若不聊生是楞腹且夕也齊魯南支河渠秦晉北羌闖蜀交廣滇粵又西南萬里而支彘獼山海民無所號頊雖蕩定如寠人病起休養無所資又虞復病是手足腋且倒懸也如此以爲安蓋俞扁不顧矣　聖王在御賢公卿在列豈以內寧而忘外憂夫勲門教練取之浙卒漁陽突騎故甲于天下豈曰無兵而南取浙居則南兵倍其食急則北兵當其鋒南驕北怨敗道也頊虜

一小人輒破軍殺將其效可睹矣愚以爲不罷浙李
則土兵不戍土兵不戍則九邊之戍未得息肩也河
故湍悍隄束其流洲渚其口豪俠貴勢宅菰葺田沮
洳以當水道者有司不敢問以故數治數淤數淤數
决往往坐此迄無成功頃疏草灣報效矣愚以爲不
併力下流則漕渠不通則徐淮間未得安枕也新政
一務節約胥吏不盈水旱盜賊不加于往時而遑遑
不聊生者舊逋雜征而催科急也　天子幸哀憐小
民不待建白一旦而下緩征之　詔民鼓舞若更生

矣諺曰東南熟天下足東南之粟轉輸贍天下而交廣江淮劑夷昏墊之民終歲不復喁喁待澤其他山徼海壖君門萬里懸命于有司此尤當念慰以爲不聚賀有司則德意不宣德意不宣則竊亂遐褒之未得被其澤也然此皆末論非本原至計夫順天八郡于周爲燕趙諸國于唐爲成德盧龍魏博范陽等軍當是時各所陷其地什五其民無庸外助今其地與民猶昔也而班掾止徐豫之郵漕輓耕江淮之粟旁引百郡以爲助而猶不足乃欲開京東瀕海萑葦之

易用浙人築隄捍水之法聽富民田其中合泉分地計畝授官此元臣虞集之議也然洪武中益有開荒田土永不起科之令矣其後荊榛未盡剪而有司者輒履畝而稅之矣抑或田成業定而中貴外戚輒請巳業而豪奪之矣如此尚有應令者乎愚以爲今即不能如令第募民田以三年起輕科而信守之豈惟京東將淤地無不可耕者且使粟價無踊游民有歸萬世之利也又欲倣漢唐置三輔宋立四輔郡意東永平西易州南臨清北宣府各宿重兵二萬而罷

直隷河南山東班軍此先臣丘濬之議顧安所得兵若核而人徒益餽餉緩急不可恃若籍民丁前代簽有名寓于農而實編于官者矣既編于官後必勾補又或有調征移戍者矣是無辜坐謫也恭　洪武中太平諸郡數蠲田租海內不以爲私若曰此吾湯沐邑緩急共之愚以爲誠擧四輔赤子付之良有司俾悉心愛養勿撓以資藉而又寬其徭賦時加惠焉稍以其閒分曹角射課藝習兵民業既成皆安土樂生而截其上踐不設四輔隱然保之固亦萬世之利

也至君三營精銳國之威也半雜老弱而敝裝羸馬四方逋逃民之賊也羣萃淵藪而作奸犯科甚非所以重京師而示天下也今歲時簡練團營精采故已改觀而市井游惰尚多竄匿蒐而逐之剔傷覆載之仁保而容之則滋奸宄之黨愚以爲此二事者乃金吾巡徼戎臣開府一有司之事耳而 國家之精神不與焉夫齊泰伯臣尚能保伍其民令無奸匿李光弼爲將而旌旗壁壘皆變是故精神誠通凡此類者皆不問而舉今 朝廷下尺檄而中外諸吏恐懼

奔走此乃形體相攝屬而非精神所流貫故法嚴令具其稽覈之下且有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者又何以責四方是惟明目達聰開誠廣益時召公卿坐論治理間引郡縣覲對便宜燭閭閻于衽帶運要荒于几席使上之情常通于下如星辰垂象而易知下之情常通于上如聲響乘虛而易達然後天下之勢聯合爲一身無復有壅閼者雖尺寸之膚髮之疾心所拊循手不待命而至首所嚮往足不煩諭而行此所不在形體而在精神者也

古今都會

若乃敦龎于天地之始胼胝于燧農之世用長黎元未爭疆場而玉環楛矢爽裘風驁南覃表既東風入律光乎上德奚遽兆豨然則星象麗天山河紀地端披裁其弘敞峭函判其都邑仰觀俯察萬物攸歸是以庖犧氏生于成紀而為天子都于陳神農氏都陳而別營于曲阜黃帝生于壽丘而都于涿鹿少昊始自窮桑而遷都曲阜顓頊始自窮桑而徙邑商丘高辛既號建都于亳帝堯始封于唐既即帝位都于平

陽虞舜都于蒲坂夏禹受禪都于平陽或在安邑有商遷徙不一湯初都于亳至仲丁亳有河決之患乃遷于囂至河亶甲囂又有河決之害復遷于相祖乙之時相又河決自相而遷于耿耿又為水所圮復自耿而徙于邢蓋類為河患遷至再四矣及盤庚嗣位欲復湯之舊業謀所以避河患而永計長久者而臣民族姓安土重遷相與怨咨帝乃作誥三篇諭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于是始南涉河遷于亳從湯所都改號曰殷而商道復興矣周自后稷以來公劉遷于

邠至古公亶父避狄難遷居岐下及文王爲西伯時聞崇德亂遂伐崇侯虎軍三旬而不降退修其德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旣伐崇作豐邑因徙都爲武王伐商定都于鎬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旣又以洛爲天下之中四方朝貢道里均于是遷九鼎于洛邑有宅洛之志未遑也成王嗣立乃命周公召公營之旣成謂之東都以朝諸侯遂定鼎于郟鄏卜曰傳世三十歷年八百又卜瀍水東爲下都曰成周卽以處殷遺民者

也然時雖已宅洛而王以鎬京宗周常居之命周公留治東都書曰命公後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受文武受民亂爲四輔者是巳蓋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成王于洛邑定鼎以朝諸侯所以承天地沖和之氣宅土中以涖四海其示天下也公于鎬京定都以壯基本所以據天下形勝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後至幽王不道爲犬戎弒于驪山下平王即位因以豐鎬逼近戎狄不可居乃東遷都于洛邑秦襄公以兵送之王遂封襄公爲諸侯

湯之岐豐之地襄公于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問之禮及文公踰隴擊戎狄尊陳寶營居岐雍之閒而穆公脩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公侯伴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權征伐會盟威重于諸侯及田常弒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于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蜂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至獻公

之後常雄諸侯傳至始皇遂有天下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强也然卒併天下周室微弗能亚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故禹興于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代殷秦之帝用雍州興若天所助焉然則周之失計固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且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頃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

成王周公始增營之周公既沒蘇若頼畢公更君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于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于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于乞假于生可也然終不可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于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効也盛衰之

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群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于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嗟夫使平王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强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故曰

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漢興高帝五年西過洛陽議徙都焉齊人婁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王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都雒以為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理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

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
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爲二天下莫朝
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
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
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
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
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
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
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

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洛陽洛陽東有成臯西有殽黽背河向洛固以足恃上疑未決以問留侯張良良曰雖洛陽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

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劉敬說是也于是上即日駕西都關中光武中興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號為東都而以前漢所都長安號曰西都後至獻帝時關東兵盛董卓欲遷都長安謂陳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為陸海今關東兵起恐洛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宮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宜修德政以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率師討伐威之以武

庶幾可全若欲徙萬乘以自安將有纍卵之危嗚呼之險也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朱儁亦謂西遷恐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勢非計之長者巳而卓死群盜鋭起劫帝西歸曹操因劫迎于武昌都于許遂移漢鼎晉初都于洛陽至永嘉南渡都于建康及成帝咸和四年蘇峻之難帝奔石頭及賊平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温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王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

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為墟矣且北寇遊魂伺我之際一旦示弱竄于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群情自安繇是不復徙都而以補缺為丹陽尹裒收集散亡京邑遂安後哀帝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略中原以河南初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莫敢先諫孫綽上疏曰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

永錫侯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在者長子老孫亡者
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月旅之哀實爲交
切自古帝王之都豈有常所將移則宅中而圖大勢
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
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
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功竟無成唐初都于長
安自安史之亂肅宗收復舊京復都焉至代宗之時
以吐蕃侵寇欲定都東洛郭子儀聞之因兵部侍郎
張重光宣慰迴附章論奏曰臣聞雍州之地古稱天

府右控隴蜀左扼崤函前有終南太華之險後有清渭涇河之固神明之奧王者所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雄視八方有利則出攻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秦漢因之卒成帝業其後或處之而泰去之而亡前史所書不唯一姓及隋氏季末煬帝南遷河洛兵墟丘戈亂起高祖唱義亦先入關惟能剪滅奸雄底定區宇以至開者羯胡稱亂九服分崩然而先帝伏朔方之衆慶緒奔亡陛下藉西土之師朝義就戮豈惟天道助順抑亦地形使

然近因吐蕃凌逼鑾駕東廵蒞以六軍之兵素非精練皆市肆屠沽之人務挂虛名苟避征賦及驅以就戰百無一堪亦有潛輸貨財因以求免又中官掩蔽庶政多荒遂使陛下振蕩不安退居陝服斯關于委任失所豈可謂秦地非良者哉今道路咸謂已有成命將幸洛都臣熟思其端未見其利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内不滿千戶既乏軍儲又鮮人力將何以奉萬乘之牲餼供百官之次舍矧其土地狹阨纔數百

里險不足恃適爲戰場陛下奈何棄久安之勢從至危之策忽社稷之計生天下之心顧時邁順動迴鑾上都再造邦家唯新庶政奉宗廟以修薦享謁陵寢以崇孝思代宗省表垂泣謂左右曰子儀用心真社稷臣也及德宗奉天之變車駕至梁州是時山南地薄民貧自安史以來盜賊攻剽戶口減耗大半雖節制十五州租賦不及中原數縣及大駕駐蹕糧用頗窘德宗欲西幸成都嚴震言于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爲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

有收復之期也、衆議未決、會李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舍大、遷都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德宗乃止、後朱朴擢國子博士、上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偽皆極焉、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輿鳳林爲之關、南菊潭環屈而流、屬于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

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視其山川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已惟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爲之限永無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不報宋初因周漢之舊都于汴梁開寶九年太祖幸洛陽南郊事畢遂欲留都焉群臣咸諫弗聽晉王光義言其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問其故帝曰吾欲西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光義

曰在德不在險力請還汴帝不得已從之因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及仁宗景祐中范仲淹上論建都之事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以備急難帝以問宰相呂夷簡夷簡以此仲淹迂闊之論也及慶曆二年契丹渝盟聚兵幽薊聲言入寇議者請從仲淹之議夷簡謂虜畏壯侮怯遽城洛陽無以示威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詔旣下仲淹又言

此可張虛耳未足恃也城洛陽既弗及請連修京城葢天有九關帝居九重是以王公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今當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爲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煩動之勞鑾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屈顧之憂矣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爲失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兩十萬衆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

顧其失體也若以修築城皇為失體不猶愈于播遷之禍哉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故設備宜在河北卒建大名府為北京焉以今觀之太祖之開基神謀雖非太宗所能及而范公之深思遠慮亦非呂夷簡所可班太祖與范上智也所見者難成而可保久遠太宗與夷簡中人也所見者易從而僅關目前大抵有天下國家者德力險三者可相有而不可相無者也故漢力强矣然猶以都洛為未足而歸入關中周德至矣然猶

以都關爲未足而定鼎卜洛宋至徽欽纔力險舉無矣焉攸賴哉恭嘗觀自古帝王之作莫不更都三河之間而周秦以降繼宅兩京五季而下又都大梁何帝居之不常也然考其所以定都改卜之意則有由矣大抵長安便于守洛陽便于歸大梁便于戰三京利害各有一偏故前王因其便利而都之也方其正朔雖一而利勢不專藩侯棊布山河爪分列國有脣齒之依朝廷無指臂之順必也守戰並修軍民兩恤俾其進足以制諸侯之變退足以保固宗社捨長安

莫利也。故宗周西漢繼宅西土勢或然也。麤秦隋唐踵卜長安仍以爲安也。逮夫車書混一。禮教與行舉綱朝廷張目郡縣。于是偃武修文輕徭薄賦俾斯民均受其賜。思所以新一王之制。俾嵗古之隆禮樂教化。是遑而不以兵革戰伐爲事。則捨洛陽莫便也。故周成漢光定都成周。誠得其宜也。曹魏司馬晉踵卜洛邑。仍以爲安也。光武而下。唯元魏孝文聼意于稽古禮文之事。故遠振平戎中宅洛邑。槩然新一王之政。遠俾嵗古亦遷都。旣卜有以相之。若乃版圖

宋一侵伐鼎耒夷狄外訌邊遇僭竊必也德刑兼修
戒守兩備宿重兵于京師强幹弱枝以鎮服夷夏而
燕雖英雄以赴其功則捨大梁莫便也朱梁而下以
迄于朱仍都大梁亦勢或然也然有其利必有其害
膏腴倩農險阻逸德知禦侮于海隅而忽艱虞于京
輦者長安之不利也故五侯九伯不能亂周而犬戎
實亂之山東戰國不能亡秦而趙高實亡之藩狄不
能犯函谷而王莽實綦漢燕晉不能喉符秦而姚萇
實并堅以至輔民謀而新莽盡逆師統而德宗挑豈

非長安忘警戒之道也歟德化有時替而若不常明紀綱有時紊而政不常舉歟受入而險不數舍一方嬌虔九重震動此則洛邑之不利也在董卓奮而東漢亡耳朱溫而北胡亂偃師犯闕如履門閫以至典午失馭藩侯弄兵[illegible][illegible]如[illegible][illegible]不啻傳舍豈非洛陽失守戢之備也歟燕安起于無[illegible][illegible]生于悠久故戢戢戢櫜而甲械朽鈍以安以虞而士卒儜儒兵多難用將驕難使可以隆安張威而不足以禦一旦之變此則汴都之不利也故石晉之亡兵叛于外

也宋朝靖康之變太平之久也然則長安便于守洛陽便于歸大梁便于戰又在人之所便利如何固未可恃其所便而遽卽于安也雖然王京之制各有輔車屏蔽之地又不可不察長安之制以陝西爲畿輔而屏蔽實在河東大梁之制以河南爲畿輔而屏蔽實在河北故自古以來洛京之禍常起于并汾汴都之變常起于燕趙長安之難雖不常所自而河隴之寇尤爲頻駭良繇失其外屏也是以河湟未歸則長安未易都雲朔未賓則洛陽未易卜燕薊未服則大

梁未易宅脣亡齒寒者此之謂矣繇是以論則三意利害各有攸歸不可一槩求也然以王道純之是不無優劣焉從古議者紛紛莫不以長安爲優不如長安之地四塞則雖固而包展裁一心之境八州之民皆吾赤子而乃甌澮嶢以自固是何示天下以私邪豈天子守在四夷而王者以天下爲家之義哉嗚呼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均調而齊一之也故王者之作必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俾其貢賦于是而易輸冤抑于是而易訴朝覲會同于是而易期赴調上

計于是而易達故布德行仁則易以均被發號施令則易以敷暢皆所以均惠斯民也若夫洛邑之地當天下之中大梁坐水陸之衝其所以惠利斯民甚便于此傳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洛邑之謂也又曰三十輻共一轂大梁之謂也然則欲求一室萬世之都所以爲國家生民無窮之計三都之中邛洛其庶幾矣迨至靖康之變二帝北狩高宗倉皇南渡靡所底止李綱上言國家都汴處中以臨四方垂二百年靡有變故豈特仁德以結萬邦之心繇以中

制外據天下之利方今多難之際宗社朝廷一遷天
下之勢必有偏而起之處中原搖動卒難復安此臣
所以夙夜思慮欲爲權天下之勢以濟長久之策也
古者帝王有巡幸之禮今當以長安爲西都襄陽爲
南都建康爲東都各命守臣營葺城池宮室官府使
之具儲偫糗糧積金帛以備巡幸陛下鑾輿順動以
天臨之覽觀山河之形勝省察牧守之治忽撫士民
問風俗收豪俊之用以攘夷狄復境土然後復據河
洛而都之此今日權宜之上策也其利有三藉巡幸

名國備不失于太弱一也不置定都使夷狄無所窺伺二也四方望幸使奸雄無所覬覦三也則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議者謂車駕當且駐蹕應天以係中原之心或謂當遂幸建康以紆一時之患臣皆以爲不然夫汴京宗廟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嗣登寶位之初豈可不一幸舊都以見宗廟社稷慰安都人之心下哀痛之詔擇重臣以鎮撫之四郊畿邑之民又安益治守禦之具爲根本不拔之計哉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今捨上

中而取其下非得計也宜先期降勅牓諭軍民及以修謁陵寢爲名擇日巡幸據要會之地以駐六師既有以繫中原之心又有紓一時之患無出于此者

高宗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有感泣既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復上言曰夫陝者中國勁兵健馬之區也河北河東者中國之屏蔽也京畿及京東西者中國之腹心也江淮荊湖閩浙川廣中國之支派也今與鄰爭屏蔽之地不能保腹心以號召勁兵健馬與之馳逐而欲自竄于支派之鄉臣恐天下之勢偏

而不舉○胡騎深入號令不行州郡莫相救援皆將碎
于賊首虜以精兵驚擾京東控制淮楚陛下雖欲還
闕不可得矣況欲屯兵聚糧議攻守以迎二聖哉王
命不通盜賊蜂起殺害官吏屠滔城邑如今之河北
兵民不待金人然後為害自江以南昔當搖動不知
獻策之臣果能保其必安乎夫江之廣不如河江之
險不如河江之湍激不如河金人渡河猶不能禦江
豈可恃而南人之輕脆非北人之比賊至則潰南方
之城壁非北方比賊攻則破如必以幸建康為安竊

以爲過矣夫利在耳目之前患在一世之後中智以上乃能知之今欲乘舟順流下東其安便比于鞍馬之間何啻相百遠幸江湖之濱其闊適比于兵革之際何啻相萬然偷取一時安適而亡禍患之在後獻說者如此竊以爲不思之甚矣爲今之計縱未能行上策以趨關中莫若取其次策以適襄鄧襄陽近爲李孝宗所據雖已潰散恐或殘毀惟鄧爲可以備車駕之時巡夫鄧者古之南陽光武之所與也西鄰關陜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貨

財東達江淮可運穀粟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廣土寬城可屯重兵民風號爲淳古盜賊未嘗侵犯此誠天設以待陛下之臨幸事之機會不可失也願詔守臣增修城池漕臣儲峙糧草朝廷給降錢帛廣行應副專遣使者以督其事將來秋高六飛啓行鄧陳蔡唐以趨南陽不過半月可達天下之士知陛下之不忍棄中原也河北河東之民知陛下之不遠徙也天下郡縣知陛下之處中以臨四方也皆當心服而無解體之患是一幸南陽則三者皆得一幸建康則

三者皆夫利害安危之機在此一舉陛下何憚而不
行也其第二劄曰自昔人主當草昧艱難之時或與
英雄角逐或爲夷狄所侵皆據地利而莫肯先退盡
人力而莫肯先屈勝天下者必以勢而難與利莫肯
先退者勢也蓋天下者必以氣而盡人事莫肯先屈
者氣也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成臯間相持累年
高祖雖屢敗不肯退尺寸之地旣割鴻溝羽引而東
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與袁紹戰于官渡操雖兵弱糧
乏不肯解去旣焚紹輜重引而歸遂喪河北繇此觀

之與勍敵爭勝負豈可不據天下之勢而先自退哉唐之初突厥頡利以數萬騎飲馬渭水去長安纔數十里太宗以七騎臨渭上與語以大義折之既而王師大集旌旗千里光彩精明頡利震怖遂以請和本朝景德中契丹以數十萬寇澶淵真宗渡河親征射殺所謂統軍撻攬者虜主惶懼遂亦請和而去兩朝盟好凡百餘年繇此觀之爲夷狄所侵豈可不作天下之氣而先自屈哉今金人雖號爲勁敵其實皆中國失策養之使然考其兵之强盛豈能過項籍袁紹

其敢深入豈能逞志利契丹而吾方其未至之時已相與震怖委棄中原而自竄于江湖之間既失天下之勢又索天下之氣不知勞弊聚復渡河攻圍我城邑屠戮我人民以精兵控扼淮泗而王命為之不通盜賊蜂起所在竊發跨州連邑自相建置將何以待之且今之所恃者兵也陛下每欲聚西北之兵十餘萬日加訓練以待親征庶謀壯矣既適建康不知此兵將何所用夫建康水鄉其土卑濕其食魚稻非西北之兵所利不產粟麥稈草土氣多熱非西北之馬

所便往年方臘起于江浙朝廷遣西兵討之疾病物故者三之二而馬之存者無幾繇此觀之欲聚北之兵而適建康猶養章甫而適越也惟南陽可為今冬駐蹕之計頼天之休陛下聖德所感河北河東兩路兵民戴宋之心猶堅借使賊敢深入邀截掩擊中國一勝則天下之勢壯而氣振矣帝乃許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修葺城池已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匈匈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于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蓋久之綱退位

而國議曰主于和遂卒幸臨安而建都焉孝宗即位欲成高宗之志首詔經理建康以圖進取而大臣幸安計未決王阮試禮部對策曰臨安蟠幽宅阻面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于休息建康東南重鎮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下千里足以虎視吳楚應接梁宋其地利于進取建炎紹興間敵人乘勝長驅直擣而我師亦甚憊也上皇遵養時晦不得已與平乃駐臨安所以為休息計也三十年來闕者全壞者修弊者整廢者復較以曩昔倍萬不侔主上

獨見遠覽舉而措諸事業非固以臨安爲不足居也戰守之形旣分動靜進退之理異也古者立國必有所恃謀國之要必負所恃之地秦有函谷蜀有劍閣魏有成臯趙有井陘燕有飛孤而吳有長江皆其所恃以爲國也今東南王氣鍾在建業長江千里控扼所會輟而弗顧退守幽深之地若將終身焉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爲善謀乎且夫戰者以地爲本湖山回環孰與乎龍蟠虎踞之雄胥潮奔猛孰與乎長江之險今議者徒習越吳之僻固不知秣陵之通達是

猶富人之財不亦于通都大邑而匣金以守之愚恐半夜之或失也倘六龍順動中原在跬步間況一建康耶古人有言千里之行起于足下患不爲耳時陳亮獻中興策亦曰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以一隅之地本不足以萬乘之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蓄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衆桑麻絲枲之利歲耗于一歲禽獸魚鱉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

興矣足以稱雄于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于南陽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蹊此起輔先王今雖南北分晝交據往往罝于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蹊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

不發泄者况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于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誠慨然移居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畧又作行宮于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之師爲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沉鷙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勵于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時不能用

惜哉。且夫建邦設都。皆憑險阻。山川者。天之險阻也。城池者。人之險阻也。城池必依山川爲固。大河自天地之西。而極天地之東。大江自中國之中。而極中國之東。天地所以設險之大者。莫如大河。其次莫如大江。故中原依大河以爲固。吳越依大江以爲固。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開闢以來。皆河南建都。雖黄帝之都。堯舜禹之都。于今皆爲河北。昔爲河南。大河故道。自碣石入海。碣石今平州也。所以幽冀之邦。冀都之地。皆河南。周定王五年以

後河道湮塞漸移南流至漢元光三年徙從頓州入渤海今濱滄間是也成周以來河東之都惟長安與洛陽或逾河而居鄴者非長久計也漢晉以來江南之都惟有建業或據上流王居江陵武昌者亦非長久計也是故定都之君與議都之臣惟以此三都為最此三都者皆以江河之險阻爲可恃也合此則唐末博士朱朴遷都疏云去已衰之衰就未王之王有取于襄鄧之間是或一道若正信在德不在險如宋都汴梁一無足恃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獨不可

信乎國朝　太祖初下采石處士陶安見說　上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阻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　上悅明年取金陵周覽城郭謂徐達等曰金陵險固古所謂長江天塹真形勝地也倉廩實人民足吾今有之諸公又能同心共力以濟左右何功不成達曰殆天授非偶然也乃改應慶路爲應天府置元帥府居焉久之以建康舊城西北控大江東盡白下門外距鍾山既濶遠而舊內在城中因元南臺爲宮稍卑隘

帝乃命劉基等卜吉地定作新居于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里許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趾延亘周迴凡五十餘里規制雄壯盡據山川之勝焉　洪武元年八月己巳　詔曰朕惟建邦畿以威大業興王之根本爲先居中夏而治四方立國之規模最重其以金陵爲南京大梁爲北京朕以春秋往來廵狩播告爾民使知朕意二年　上　詔諸老臣問以建都之地或言關中險固金城天府之國或言洛陽天地之中四方朝貢道理適均汴梁亦宋之舊

京又或言北平元之宮室完備就之可省民力上日所言皆善惟時有不同耳長安洛陽汴京實周秦漢魏唐宋所建國但平定之初民未蘇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宮室不能無更亦未易也今建業長江天塹龍蟠虎踞江南形勝之地眞足以立國臨濠則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為中都何如群臣稱善至是始　詔以臨濠為中都有司建置城池宮闕如京師之制焉地勢向中國來者三支北絡發崑崙東

折而東行南行、其背爲北狄、其亞結爲冀都、其支結
爲燕、燕京其餘氣爲東兗冀都自雲中上黨博換來三
面繞河外紊多疊大河東北徑入海重重包裹故堯
舜禹湯都之但四方險阻貢輸非後世所便、河且徙
而南氣大泄、燕京壯氣我、朝鍾焉中絡發崑崙
東南至岷山緜蜀隴轉北而爲終南長安之地也、金
城四塞以爲固古豪傑有取焉貢輸艱入後世費繁
今能處之耶縣關中出至太華中嵩伊闕既鑿是謂
洛陽洛陽天地之中陰陽和南北平百物會周公營

之地氣自北以南人事化機互以爲用古今固不齊也行乃盡于東秦劉身顧祖東海外盪江河前向萃産賢貴凝聚有因後世河徙截其來脈者三乃會通河復加截之其力遂微南絡發崑崙折東南而行至大峨山其背爲西戎直南折而東爲五嶺其餘氣爲南巒復折而東北大盡于建康其支結爲吳閩越大峨而下至于五嶺環抱中原無情南面力雄勢坎吳閩越支凝謝力海水陽勝明有餘而氣不足以當之一大都會于今日其金陵也乎長江天塹則用易輸

持護不少世謂江左不得于宅中偏安不可以圖大是安于建康之說不能用建康于天下未安于建康乃謂大勢不拱東南未立秦淮河不湧邗溝尚微故建康俗紐于自便知守江而不知用淮于江知圖淮而不知用天下于淮知據武昌之上游而不知上游之守鎮知集貨之易而不知散貨以用于四方知南兵之難振而不知練兵于北之可用故金陵不可以故常論當有知者讀百世相感不爾則中洛為河截所在其汴淮江漢之間乎金陵為南京汴梁為北京

國初深見也永樂十四年十月復　詔群臣議營
建北京先自　車駕至自北京工部奏請擇日興工
上以營造事重恐民力不甚乃　命文武群臣復議
之于是群臣上疏曰北平乃能興之地北枕居庸西
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勝足
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北年　車駕
巡狩萬國來同民物阜成禎祥協應天意人心昭然
可見然　陛下重于勞民延緩至今切爲宗社大計
正　陛下當爲之時況今漕運已通儲蓄充溢財用

具備軍民一心營建之辰天實啓之乞早賜 聖斷
勑所司擇日興工以成 國家悠久之計以副臣民
之望 上從之至十八年宮殿成遂定都焉北龍有
燕山即今 京師也以燕然山脈盡于此故曰燕山
昔燕昭王築黃金臺以招賢者故又稱金臺古冀州
地舜分冀東北爲幽州故又謂之幽都按丘文莊公
云虞夏之時天下分爲九州冀州在中國之北其地
最廣舜分冀爲幽與并營故幽與并營皆冀境也楊
公云燕山最高象天市垣北幹之正結其龍發崑崙

之中脈絡亘數千里至于闐歷瀚海之玄屈曲出夷入貊又萬餘里始至燕然山以入中國爲燕雲復東行數百里起天壽山乃落平陽方廣千餘里遼東遼西兩枝關截黃河前繞鴨綠後纏而陰恒太山諸山與海中諸島相應近則灤河潮河桑河易河并諸無名小大夾身數源界限分明以地理之法論之其龍勢之長短局之美幹龍大盡山水大會帶黃河辰天壽鴨綠纏其後碣石鎖其門又按朱子語錄冀都山脈從雲中發來前則黃河環繞泰山聳左爲龍華山

豁石爲虎，嵩爲前案，淮南諸山爲第二重案，江南五嶺諸山爲第三重案。故古今建都之地，皆莫過于冀，所謂無風以散之，有水以界之也。冀州之中，三面距河處，是爲平陽蒲坂，乃堯舜建都之地。其所分東北之境，是爲幽州。太行自西來，演迤而北，綿亘魏晉燕趙之境，東而極于醫無閭，重岡叠阜，鸞鳳騰而蛟龍走，所以護擁而關繞之者，不知幾千萬里也。其東一帶則汪洋大海，稍北乃古碣石淪入海處，稍南則九河既道所歸宿之地，浴日月而浸乾坤，所以界之者

又如此若以形勝論之則幽燕自晉稱雄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南襟河濟北枕居庸楊文敏爲西接太行東臨碣石鉅野亘其南居庸控其北勢拔地以崢嶸氣靡空而崱屴又云燕薊内跨中原外控朔漠真天下都會桂文襄公謂形勢甲天下展山帶海有金湯之固蓊眞定以北至于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喜峯古北黄花鎮險阨尤著會通漕運便利天津又通海運誠萬世帝王之都且居直北之地上應天垣之紫微夫天之象以北爲極則地之勢亦

當以北為極易曰艮者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艮為山水為地之岸派而委于海天下萬山皆成于北天下萬水皆宗乎東于此乎建都是為萬物所以成終成始之地皇王所未有也我太宗文皇帝初建藩于燕[illegible][illegible]入正大統乃循成王宅洛故事而又于此建都[illegible][illegible]天下王氣所在也前乎元而為宋宋都汴梁前乎宋而為唐唐都于秦在唐之前則兩漢也前都秦而後洛然皆非其州境也雖曰宅中圖治道里適均而天下郡國乃有背之而

不面焉者元人雖都于此然夷狄雜氣不足以當帝王之統惟我　朝得國之正同于堯舜拓地之廣過于漢唐書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北聲教訖于四海僅再見也猗歟盛哉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易曰離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天下以北面爲天之樞居微垣之中而受衆星之環拱天之道固在北也天之道在北而面之所嚮在南今日　京師居乎艮位成終成終之地介乎坎離之間出乎震而勞乎坎

以受萬物之所歸。儼乎北極之尊。嚮乎離明之光。而使夫萬方之廣。億兆之衆。莫不面焉以瞻見。則凡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無不在乎照臨之中。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時。下得地勢。中得人心。未有如今日者也。況此乃燕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可爲王之地。牧之言曰。禹畫九州。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其人沉鷙。多材力。重許可。耐辛苦。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産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常當天下兵馬之强。在昔則然矣。且

其地瀕大海在秦始皇時越黃腄瑯琊負海之粟轉輸北河是時海運固已通于茲矣杜甫謂漁陽豪俠之地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則唐時又一東吳之粟于此焉胡元盛時漕東南粟至燕歲幾至四百萬石而南方之貨亦隨以至則其食貨之豐有非他方所及可知矣矧兵食俱足文武並用向明以用文而臨乎華夏則有以成文明之化背幽以建武而禦乎夷戎則有以張震疊之威信自古建都之地莫有如今日者也雖然居安者不可不思其危亨全盛者不

可不爲衰微之慮自古建立都邑率在北土益不止我一朝而我一朝近胡爲甚且如漢襲秦舊都門中匈奴入寇鋒火輒至甘泉唐襲隋舊亦都關中吐蕃入寇輒至渭橋宋襲周舊都汴西無靈夏北無燕雲其去元爲遠唐契丹界直浹句耳景德之役亦輒至澶淵三治朝幅幀蕃廣矣而定都若此者何制胡便也我一朝定鼎燕京東北去遼陽尚可數日去漁陽百里耳西北去雲中尚可數日去上谷亦僅倍漁陽耳近敵甚則常時封殖者尤勤常時封殖則一日規

畫措置也尤亟是故去虜之近制虜之便莫有如今日者也昔漢文帝朝晁錯有實塞分戍臨陣合刃諸說而文帝取焉唐德宗朝陸贄有險以固邦國兵以服竟横諸說而德宗取焉宋仁宗朝范仲淹有守兵聚散多寡戰兵主客勞逸諸說而仁宗亦取焉今其言載在三史中班班可考豈非經畤石畫哉然漢卒患匈奴唐卒患吐蕃宋卒患契丹西夏何也所行與所談悖也今之論議毋亦類是乎夫分境畫疆秉持阨塞可謂確矣然外有棄野所傷實多是務其禍而

以異壤當之也于此不得以忘戰也○驅兵策馬衝擊郊原可謂雄矣然內無良才所摸非細是積其弱而以異日當之也于此不得以忘守也故金元常都于此是其炯監然則金人之禍在夷狄而監其失則必固邊圉選將帥强兵足食使國勢壯而外虜不敢萌窺伺之心元人之禍在中國而監其失則必謹法度用賢才省刑薄歛使朝綱正而奸民不敢懷背叛之心○斯國基固而金湯永矣

圖書編論曰嘗詣形勢者可以威天下而不可

以畱天下威天下以險險也者力之所恃者也力不足者取之于險畱天下以仁仁也者險之所恃者也險不足者取之于仁君而仁矣無險可也險而且仁萬世猶可也失仁而得險亦或可也不可久也得險而力且足焉而敵者猶難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國而周官之法所以必立民極之中也此古之有天下者雖不敢不本之以仁而亦切切焉據形勝之地以雄視天下蓋亦知險之不可廢也且天下之險因乎勢得

其勢者可以居重而馭輕天下之勢因乎時覌乎時者可以通今而酌古王者所居曰京師大衆之義也曰天邑天子之居也據之非其地則不足懾天下之威匹夫劍立而全城不守矣善守國者曷可不審勢以擇險本之不以仁則不足以建天下之極外患雖寧而內變將作矣善擇險者曷可不廣仁以和民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定論也呼乎伏羲畫卦而臨民黃帝垂衣而神化斯時也未見有所謂

險者若堯之平陽舜之蒲坂禹之安邑亦各有所起取翦貢之易達者都之耳後世因其皆在冀州而有三面距河之險然後見其險焉耳在堯舜禹不之知也在堯舜禹之民亦不之知也何也天下安于仁而無所事于力也下堯舜而文武始不能不用乎力矣然而仁所將也是故文武之豐鎬所以據天下之形勢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成王之洛邑所以會天地之中和宅中土以宥四海其示天下也公威足

以行其慮而莫敢誰何愚足以弘其公而下皆用命歷年八百周其所也何在人與力之並用雖無險可也況得其所謂要會者哉是知周之所以永命者仁也非徒在險也王孫滿以卜世卜年之說謬嘗聖人之心是術數者奚足與議周王之仁哉下周而漢而唐而宋其仁蓋已微矣而力且弗之競漢高策都關中所以執天下之樞也南北二軍其權足以雄天下唐亦都關中亦所以執天下之樞也內外諸府其兵足以

威天下然九錫之雄既熾而西京之所以衰方鎮之兵漸强而朝廷之所以弊至于晚年末路司巇栫鍵內鉥外乘而太阿之柄已倒持而授人之手矣其誰不遑哉宋太祖之都汴所以因五代之舊也西夏之役方殷而國勢浸弱仁宗之議洛陽所以爲徙關中之漸也仲淹之說不行而勢亦弗競于是再和再退再退再失而崖山之溺已噬臍無及其將誰咎哉何也蓋漢之力蹤足以自競而七制之仁未徧也況七制之

外如桓靈者乎唐之兵雖足以耀武而三宗之
德益衰也況自三宗之外如武宣者乎宋則險
力俱斃仁亦無足稱矣嗚呼是豈形勝之罪又
豈形勝之所能流哉恭惟　太祖高皇帝下
力康而定鼎此南都之所繇始也　太宗文
皇帝靖南北廵命阮安而營北平此北都之所
繇始也以今觀之南都之形勝跨江南北以為
甸服岷峨以西五嶺以北川流以萬數皆會于
河人乎淮朝宗畿甸而之海布帛穀粟之富魚

鹽財用之饒甲于天下天下無事則坐享楊越之粟而無轉輸之勞天下有事則席卷全吳之甲而爲張皇之舉誠周禮所以陰陽之會風雨之交諸葛孔明所謂鍾山龍盤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居也古之人有都之者六朝是也而偏安之陋固不足以疑一統之盛北都之形勝奄幽燕以爲王畿外設八府以爲捍衛太行在其西醫無閭在其東重岡疊翠鸞鳳峙而蛟龍走大海居其左九河經其前滂漾浩蕩浴日月而浸

乾坤沉鬱激揚之材雲錦騰驤之馬爲天下是
面明而用文而臨乎華夏則有以成文明之化
育幽以建武而御乎戎狄則有以張震疊之威
誠蘇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得
不可以爲王者也古之人有都之者金元是也
而維氣之爽固不足以承中華之統則天下之
至險已屬之天下之至聖而深仁厚澤又有以
維持之也以天下之仁起天下之義而財賦由
于東南矣以天下之義聚天下之力而戎馬盛

于西北矣財賦出則所以養其力者有犇戎馬盛則所以雄其險者有人力以人奮險以力固地利人和萬世猶覺宜無復容喙者矣然弊生于積習之餘事怠于與世之後今之東南視昔之東南何如也始之以水旱繼之以蝗蝻加之以贓吏之朘剝而陰瘠于土豪之浚血則今之東南非昔之東南矣今之西北視昔之西北何如也前者犬羊陵縱參將芮寧之死一時同殲者八百近者旱魃爲災延綏軍民之死刑于黍

賦者五萬人則今之西北非昔之西北矣善守

城者可不張而宿之於所在之使天下被其仁

而不知而因以鼓天下之亹亹而一因仍于漢

唐宋末流之弊長慮顧今二都之力北都爲患

請得復聚而備言之可乎漢之邊在北去咸陽

千餘里唐之邊在西亦去長安幾千里今京

師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荊關近

者百餘里遠者不過數百里疾馳之騎約日可

至所謂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荊則吾之吭也據

關中者將以搤天下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于北狄又將恐其搤我之吭而拊我之背也蓋制人而不得猶不至于失已守已而失焉則其害豈但不得于人而已哉此其外患之可畏也至于唐之漕因于河宋之漕因于汴國初海運七萬餘石以給邊 永樂引汶泗諸水以通濟引黃河自漁臺以通衛漳然後漕舟自江達于淮自河達于 京師今纔漕河以一衣帶之水掬土可塞焉一無預備倉卒而淤塞瓜州

之堨則江不達于淮矣寖滛臺汶泗之水則河不達于京師矣斯時也將何以處之哉唐之軍士脫巾而呼而元之貴人抱珍而枵腹者可鑒也此其內變之足慮也是故知外患之可畏則必選將帥厲甲兵廣儲蓄塞要害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則患斯弭矣知內變之足慮則必愼隄防設重鎮恤軍士廣囤畜先爲不敢犯而後人莫之敢犯則變斯消矣如是則善政流而仁不匱大化也武勇奮而力不由大權也

四漢消而　求顧無虞大勢也勢張則固權重
則肅化洽則順不怒之威篤恭之妙信能咸美
文武而陋漢唐宋于不足言矣